中国诗人文库（第三辑）

主编：张同吾
祁　人

峥嵘诗文选



作家出版社

中国诗人文库

- 非马诗歌艺术
- 马利军诗选
- 卡雅诗选
- 峥嵘诗文选
- 寓林诗选

- 昨夜涛声——王忠范诗选
- 诗贵真情——余文法诗歌评论
- 追赶太阳——陈特明电视解说词作品选
- 春风秋雨——翁诗川诗选



第三辑

- 非马诗歌艺术
- 马利军诗选
- 卡雅诗选
- 峥嵘诗文选
- 寓林诗选
- 听夜涛声 ——王忠范诗选
- 诗贯真情 ——余文法诗歌评论
- 追赶夕阳 ——陈特明电视解说词作品选
- 春风秋雨 ——翁诗川诗选



诗人文库⊙中国诗人文库⊙中国诗人文库⊙中国诗人文库⊙中国诗人文库

主编：张同吾　祁　人　责任编辑：张玉太

峥嵘诗文选



作家出版社



峥嵘简介

峥嵘，原名杜荣，1967年10月生于陕西城固，现供职于国家林业局秘书处。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林业文联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信息日报》、《中国现代诗》、《诗人世界》、《书缘》等报刊并被北京、陕西等地广播电台播出。作品入选《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中国第四代诗人抒情诗选》、《二十世纪著名华语青年实力诗人代表作选》、《当代世界华语诗大选》等16种书中。



总　　序

张同吾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诗史上，诞生过许多伟大的诗人，他们以彪炳千秋的光辉照彻古今，以绚丽多彩的作品抚育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的心灵，这些优秀诗篇以崇高的人格精神、深刻的哲理内涵和美妙的诗化情韵，陶冶着人的情操，雕塑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精辟指出的那样："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中华民族是以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为人类文明画廊增加辉煌的民族，是产生了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这些世界文化名人的民族，是产生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产生了郭沫若、茅盾、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等现代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的民族，无比丰富的精神遗产，与先驱们的英名连在一起的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特别是革命文艺传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巨大法宝。"我们为拥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自豪，我们为生活在诗的国度而自豪。

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诗歌创作有了长足发展，那些

诗名遐迩的老诗人们焕发了青春,他们以深邃的情思和圆融的笔致,创作出许多感人肺腑的佳作,成为晚辈后生的楷模;那些在历史风雨中成长起来的中年诗人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日臻成熟,是我国诗坛的中坚力量,他们以敏锐的思想洞察力和鲜活的艺术表现力,创作出许多情思优美给人启悟的诗篇;那些在时代阳光抚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们,是我国诗坛的生力军,他们以热情探索的精神和多姿多彩的笔墨,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艺术尝试,丰富了当代诗歌美学。我国老中青三代诗人,以多样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表现了他们各自鲜明的审美个性,从而多角度多侧面表现了崭新时代我国人民改革开放励精图治的心理特质和精神风貌。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明显的偏颇和缺陷:比如无视中国的审美心理和语言结构,从而割裂诗歌传统;比如无视乃至否定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过分强调诗的主观性;比如逃避现实生活,远离时代和人民而去表现缺乏审美意味的个人悲欢,或是表现无法思议的玄机和堂奥;比如在经济大潮中,诗的浮躁与轻浅。人们为这种倾向而忧虑,正表明他们对诗的爱护与关注,并希望通过理论探究和创作实践,端正诗风。为了繁荣我国的诗歌事业,中国诗歌学会由中国作家协会申报,经中宣部批准,在民政部登记注册,于 1996 年 7 月正式宣告成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全国重要新闻媒体向国内外发布了这一诗坛盛事。

中国诗歌学会成立以来,为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广泛团结全国诗人和各界人士,传播创作信息,出版诗歌佳作,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提高创作和理论水平,培养文学新人,为繁荣华文诗歌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为了促进诗歌创作与交流,展示当代诗坛阵容,在作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学会编辑出版部特编选

《中国诗人文库》分若干辑出版，以繁荣诗歌事业。《中国诗人文库》的入选作品集，其题材是广泛的，艺术风格是多样的，它们相互照应、相互补充，从一个具体的视角，可窥见当前我国诗歌的审美流向和审美特征。这些诗选的系统出版必将形成一股冲击力，增进和深化人们的诗歌意识。同时，《中国诗人文库》将逐步成为当代诗坛的一个宝贵书库，在出版界形成一个诗歌的品牌，为人们研究当代诗歌提供宝贵而可靠的依据。

诗歌是人类文化之树的精英，我们坚信，有着深厚文化积淀和光辉诗歌历史的中华民族，在伟大的时代一定能够诞生优秀的诗人和壮丽的诗篇。

1998年7月25日，北京



目 录



温柔的梦

岁月印痕

温柔的梦

生命是如歌的散板
诗歌是心灵的呐喊

想你的时候

想你的时候
月亮花开放眉宇
总想把我一生的温柔
交付给你
珍存

想你的时候
坐望西城那些别致的楼群
那惹眼的几栋
一如岁月的景致
参差不齐
勾起几缕惆怅
几缕甜意

生活的一些动人章节
往往记忆犹新
或许这是刻骨铭心的真实内含
回首岁月
一种不可名状的心情逶迤而来
拣些支离破碎的身影
补贴今日的空寂

想你的时候
季节雨潮润
归期遥遥
心路渐近

九月九日忆玉君

远离这片故土
我在南方的水乡
为你录制雨打芭蕉的琴律
让渴盼的眼
灌满翠绿

每年九月九日
将以另外一种意境
构筑思念
忆友人
九月九日不能不忆友人呵
在秋末在高粱酒流满
十八里坡的季节里
一种自然纯正的口味
溢出酒杯
干!

诗人总爱在深秋的诗集里

深入简出
诗集的许多段落
与你相关
每年九月九日　诗人
手持诗稿与茱萸
成一种翘望姿态
向北方
开放
沁心的菊香

延安——闪光的名字

这片平凡的土地
几经硝烟浸泡
梁梁卯卯
如凸凹的方块字
个个都有神奇的经历
信天游就是在这种山岗上
吼成一种信念
吼得延安熠熠生辉

这片神奇的土地
在信天游响过之后
枣园的枣一夜间就变香了
幸福渠边　红领巾缓缓走进

秋天的枣香里
品味没有硝烟的新鲜空气
幸福渠边　古槐参天
擎起东方的天宇
岁月的记忆
跌进渠里
浸成小米的沁香
汩汩流淌
流进千家万户的每一根神经

水及其它

沙石　河水　一对人
话语跌落水面
河水喧哗得更响
倾听水声
多愿自己是一尾鱼
在你温柔的水里
安静地睡去

黄昏掠过河面扑来
河水依依
世事的许多章节
与水有关

生命本身就是一条河
河水烂漫
淹不没
我的情

山不转　水转
水不转　人转

延安宝塔

一座辉煌的城
构成宝塔最佳的背景
一座高高的宝塔吻别母亲
站成深秋的红高粱
黎明爬上高坡
宝塔最先镀上金边
投下峥嵘的身影
勾勒出凝重的生命之路
悠长　悠长　悠长
延河滚动着中华的血液
宝塔凝聚着黄土地的心声
一切都已安睡
连风也鼾声四起
唯有宝塔伴星陪月
守卫着脚下这片黄土

永远　永远　永远

流泪的森林

走进森林
大树的悲号听得真切
这是大树在生命的边缘
奋力挣扎——挣扎

随着声声脆响
森林的阵痛也降生
森林的剧痛是伐木者
斧刃上的哀鸣
为什么大树在倒下后
还在汩汩地冒出浆液
难道这是树木在流泪?!

森林的苦痛是绿色的苦痛
也是我苦痛
走进那绿色的生灵前
轻轻吻去你悲愤的泪花
献上长久的沉默
与深情的敬意

清晨徘徊林间

一抹阳光温暖晶莹的露珠
我分明看见树梢上
结满了眼睛
挂满了泪花
这怕是哀悼同伴失去的见证?

大地一片潮湿
我心一片湿润

碑

有的人想留芳百世
在石碑上刻上名字
这石头料好
后人看上就成了桥顶
名字便被踩在脚下
呻吟

有的人走后灰也撒尽
可人们时时想起
每年清明　许多人
在不同的方位
向同一个方向
默哀

其实　人的心也是石头
且是上等石料
一但刻上
永生不没

过　年

几十面镲一齐扬起
几十个锤一齐撞击
在故乡的上空
在岁月的轮回处
几百年的愤懑
几千年的愿望
一洒而尽

黄土地上的人们
挺直了腰干
挥洒汗颜
拍打岁月
将发霉的季节
一节　一节
震落
重新嫁接辉煌的岁月
重新燃起希望的火焰

石头断想

——游圆明园观感

伫立残石断碑前
石头的品质突兀心底
这种品质　无论哪个年代
都应代代相传
深入民众的骨髓

其实　清贫的年代里
杨靖宇的胃朱自清的骨髓
以及鲁迅先生的横眉里
无不充满这种石质化的东西
今天　一万倍地优越于那个
残败的年代
这种品质却越来越
稀有　珍贵
人生不应只为两个字
奔波　流汗
以致低下钙质丰富的头
在赵州桥畔徜徉
在四大石窟前徘徊
一种热浪涌进心底
静默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另一种钙质
堆进心底
壮骨增辉

不倒的身躯

——游圆明园观感

残石断碑
将悲愤的思绪
烙印在游人心中
穿于乱石滩堆
火是毒蛇
游移眼前
将我灵魂缠绕

千年的石头
精雕细刻
将贪婪的欲望
堆砌
一把火
又将欲望化做梦幻
也将疯狂的罪恶
制成标本
岁岁展示
让黄皮肤的记忆

再次明晰
也让千年的弯脊
在沉思中
挺直

残石败迹
或躺或卧
唯几根石柱
兀立
如不倒的身躯
将民族愤懑的手臂
高举
举起民族灾难的记忆

圆明园

一八六零年十月十八
历史在这一天凝固成
残　石　断　碑
野蛮的行径
装订成紧箍咒
任后人咒化

火将人类引向文明
又将文明一口一口吞噬

千古的杰作
在不知冷暖的季节
走进古久先生的流水簿

千年的物欲
被淋漓尽致后
残存的辉煌
在火中升华
唯黄土文明
成一节空缺

思绪抚摸过残迹后
雄性的风自八达岭扬起
圆明园的上空
群鹰在飞起

手掌的含义

摊开手掌
长江黄河滚滚东去
倾听掌音
细微的呐喊
自黄土腹地
涌来

每条掌纹都是一条河
河岸上稻花飘香
细读掌纹
你便可读出山川的全部含义

摊开手掌
每根指头托起一颗五星
汇成国旗的神采
五指并拢
托起一个鲜红的太阳

向着母亲奔跑

——为纪念香港回归而作

一八四二年的一个阴霾日子
日历在这一天成黑色背景
中国　失去了亲生儿女
从此　骨肉亲情
隔水相望

中国　曾向世界骄傲地宣布过
我们发明了指南针！
我们发明了火药！！
可指南针指引海盗们
越过海洋　横冲直闯

直至华夏心脏
而指南针发明者的后代们
在火药味的浓烈烟尘里
节节后退
一九二一年的那个七月
一束火种从南湖的波面
四射开来
引领又一批指南针发明者的后代们
赴汤蹈火　前赴后继
从此后　一个宏亮的乡音
在天安门上空回荡：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十多年前　又一位伟人
站在世界的高度
站在历史的高度
向世界宣布：
“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
于是　战乱中丢失的女儿
飞奔　飞奔
向着母亲奔跑

人民英雄纪念碑

黄土地的奋斗史

洗炼成了一根粗大的擎天柱
嵌进天安门广场
庄严肃穆
长者向你鞠躬
红领巾向你宣誓
誓词浓郁
缓缓流淌
流进黄河长江

你是英灵的脊梁垒叠而就
垒成了新《史记》
晨曦微明
碑文吟哦
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
唱尽了千古风流

你从张骞的驼铃声中走来
拣拾了沉重的记忆
江山倍新　记忆不老
你从远古的地磁中走来
凝集了华夏英姿
赴汤蹈火　前赴后继
你从林则徐的炮声中走来
抹平了江山的泪痕
燃起民族的烽烟
战斗！战斗！战斗！
热血飞溅

溅进岩石
从此花岗石面凸凹不平
构成了象形文字
——辉煌的碑文
你从延安的宝塔中分娩而来
铸就了天安门前的巍峨
喜马拉雅山向你挥手
五岳朝你频频点头
延河欢唱
赣江奔流
从此革命和建设
胜利！胜利！胜利！

中国地图

母亲的万千叮嘱
已打成结实的背包
随时支取
风语兼程

“别忘记带上一张中国地图”
母亲的话语激荡在我的血管里
虽然母亲终生只认得两个字
——中国
可母亲懂得

只要身上珍藏着中国地图
不管远去洛杉矶伦敦还是巴黎
一眼就可以从上面看见
咆哮的黄河奔腾的长江
因为母亲知道
在这上面可以找到
黑土地上的稻香
黄土地上的麦穗
红土地上的木棉
我们攥着一张中国地图
可以走出地图上的每一条弧线
却走不出母亲的眼底

致一位北国友人

远远地念你
在南国的夏夜
把往日的欢愉
嫁接到今天的黄昏
发芽、滋生、疯长
北国的风
吹瘦了你青春的弧线
抽长为南国的海岸
延展为北方的草原
旋转为生命的弧面

念你
把记忆捻成线
织成彩裳
为你嫁妆

送　别

总想再读你的柔眼
这智慧的泉源
续延我枯竭的思念
可火车的长鸣
却撕心般划过心扉
总想包裹你的细言
连同你的渴念
珍存我人生词典的头版
印成透明的箴言
时时翻阅
滋润心田

紧紧握住你的手
多愿永久站立下去
站成黄土地上永恒的风景
任日月照耀
任四季着色

张骞陵园

走近张骞的陵园
嘉峪关的垛口就跃到眼前
青砖飞檐
驼队涌现
满天的风沙
滚过一阵驼铃
丁当　丁当　丁当
驼队象一条棕色的小溪
缓缓地流在沙洲里
驮着信念　驮着渴求

走进张骞的陵园
石虎刚刚下山
微张着口
吐出一串热气
吐出一串故事
张骞的双虎
是天宫的仙女
织布的机梭
孵化而就
从此仙女的织机
锈成一架古琴
弹出驼铃一串

丁当　丁当　丁当

落花时节

今夜很冷
杏花雨飘落
自山的那边

一架山　横断你我
山的北麓
泪断天涯

焦裕禄的藤椅

电影《焦裕禄》的序幕刚一拉开，焦裕禄的那把藤椅就走进我的心。
——题记

一把藤椅
瘦得只剩
二百零六块骨头
却仍置于兰考的
黄河故道中
任风吹起
飞扬、浓缩成殷红一团

抛下、重重地坠入
兰考三十六万人心中
从此，生命的律动
和日月永恒

这把藤椅
象船
载过一个不朽的灵魂
渡在兰考的风沙中
这船
不曾停泊过无风的港湾
却久久地搏击于生命的浪尖

想你的时候

总有这么些时光
日子被剪辑成零散的片段
周期性地插播眼前
这种时候　想你
很想与你交谈
哪怕无话可说
只问一问　你好么？
抓起电话
听听忙音
抑或拨进一串

独特的数字
即便拨十次十一次也不通
心也坦然了许多
而后　捏紧这串数字
想你

这个时候想你
意境丰满
便想起一种鸟的故事
在枝盛叶茂的季节
鸣啾林间
间或跳跃枝端
向东翘望
直至叶落枝枯
鸟便成了树的另一种
风景

边塞夜景

边塞的夜风
生硬
挤过脸庞
凛冽一生

一管笛音

捎来乡音几节
每一节都是亲人的心
捻成
滋润久渴的心
圆整故乡的梦

如诗的年华里
总愿自己是一只候鸟
随季节变迁
而今　根却植于北疆的白桦林中
暖热了北方的黑土
红黑红黑的珍藏

远离七月

七月渐渐以熟悉的身影
模糊了我的视野

火红的七月
在诗人的世界里
比世俗更灿烂
七月因我们
远离图书馆教学楼
远离蓝球场和卧谈会
诸如此类惊心动魄的场面

成梅雨季节

七月并不温柔
七月在我们的季节里
成黑色风景
常常有暴风雨
突然来临
但七月毕竟是不可多得的人生财富
岁月给人的遗产
往往价值连城
拥有的平平淡淡
失去的念念难忘
我们远离七月
可我们拥有了七月以外的季节

等待月光

我们静静地坐着
等待月光
等待是一种心境
在两颗心之间
将岁月的间距
渐 渐 消 融

月亮从山垭长出

心在膨胀
暴涨的情绪
如潮涌来
月光如水
轻柔地泻下
树丛　孤灯　人影
夜语甜柔
录制在年轻的心海
我们就这样拥着岁月的季节
静候生命拔节的声响
纵然有天我们都会老去
但老去的只有时光
老不去的是记忆
是月亮

远离一种生活

生活是一部古装戏
上演了五千年
仍旧不换
场景　道具　人物
甚至情节

一场夜雨
这部戏　断集了

你头也不回　远离
电视机　白菜　尿布
其实　最主要的还是我

没有你的日子里
沉重的思念　开成
不败的梦花
夜夜高悬
梦的路口
每夜　打开电视
除了过时的新闻
剩下的只有
琼瑶《失火的天堂》
上演了又一个五千年
也没换片

生活是一部戏
上下五千年
演不完

渔　人

鼓足气　网
伞状如花
张开欲望的嘴

网　将所有的希冀
撒在波纹间
成未解的谜面

天空罩下魔掌
鱼　奋飞
头　跃出了世界之外
其余部分　留给了
世界末日

等待死神的年月里
凝神　屏气
久闷混顿的岁月
抗旱之后　便是
无一家园　归栖

天依旧　地不同
世界晶状透明

我是唯一的
谜底

愿者上钩

姜公盘坐巨石之上

一只钩从心海伸出
垂悬了几千年

河水汪汪
唯不见游鱼
钩便锈蚀在水中

游人从深深浅浅的沟中
闻腥　钓来
聚拢　成旋波状
波心是另一只钩
钓住游人的心

游人不绝
于巨石上　或站或坐
做姜公状
体验子牙垂钓的心境
无鱼　坐化成
千年的石头

让生命去等候

紧握玉言
静候如约的风
如约的你

站立是一种姿势
彳亍是另一种姿势
两种姿势
叠加成岁月
独有的风景

这种时刻
一天成四十八个钟头
切割岁月
久盼如约的你
心比时针快
千呼万盼
望断秋水

是否是否
时间不走

女人与裙子

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挂果后
世界便有了女人
世界因女人而年轻鲜活
世界因女人而丰富多彩
世界的力量来自女人
因此有位伟人说

女人能顶半边天

夏天是女人的世界
裙子飘满
目力所极之处
所不极之处
裙子的世界
故事丰满

裙子圆润
世界梦

一种独特的乡音

五十年前
一种宏亮的声音
在延安的上空
如日喷礴而出
照得延安熠熠生辉

五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重温这种熟悉的乡音
亲切　温暖
几亿人琢磨了五十年
也没有吃透它的

博大　深邃
纵然再有五十年五百年
也不够
毕竟　它的思想深度
不是用时间能够丈量出

无论何时
重温这种乡音
日了都会一节比一节甜

林区养路工

林区很肥
道路很瘦
瘦得人们叫它单行道
窄窄的单行道也有肿大的时候
这便是养路工的工棚
简易的工棚
简单到再也不能缺少
任何一个零件
四柱四梁帆布一拉
这便打发了他们的青春岁月

一天之内四种季节
岁月无常

夜棚很冷
养路工自然想起了家、女人和孩子
设想在这样的夜晚他们是否也很冷
想着这些心里有些热
而后他们也谈女人
和二十年前一样
我也是在这样的夜晚
感知了这些平日里有些异样
石头色般的养路工
过往的车辆里有了女人
他们便久久注目
这是他们想起了自己女人的缘故

母　亲

母亲枯成一束
残冬的瘦藤
摇摇欲坠
坠落了一地碧绿

母亲的乌发
洗涤了太多的风雨
洗成浓墨一池
洗成王羲之的砚池
我挥动狼毫

大大地书写
人

没有冬季的年代
母亲走进雪天
漫天的雪花
裹着你的头
裹成银针一枚
渐渐粗大

童 年

童年是一棵树
急急地长大
长大了才发现
童年树的美丽
只有在记忆里追寻

童年是一部诗
等待你去用生命的颜色
涂抹生命的路
沉淀生命的诗

童年树的美丽
是因为童年树梢上

涂满了生命的色彩
挂满了生命的诗

朝　圣

走在朝圣的路上
虔诚与竭望
举过头顶
多少个春秋
人们都这样走着
一步　一步
从生命的髓心
走向年轮的边沿

五十年前的一个早晨
父亲沿着这条路
奔向延安
取回心中的圣经
百读不厌

今天,路依久
人们潮一般涌向家园
在这朴素的黄土上
拣拾岁月的积淀
寻找宝塔的身影

重调生命的支点
校正人生的罗盘
永向前

鞭　炮

一挂鞭炮一万响
从历史的深处炸烈开来
在历史的打折处
沉闷地爆响

生活的哨音
凝炼在一枚炮卷中
情感浓烈
元旦　七一　国庆
以及民间的婚嫁迁贺
鞭炮放笑

每年这种季节
炮声起伏
一种甜蜜
灌满心底

拜谒延安烈士陵园

一只鹰
盘旋苍穹
箭一样　射下
在陵园的低空
驻足

一群红领巾
飘进陵园
泪眼低垂
心在升腾

土　地

离开乡土后
父辈的身影
日渐消瘦
有时老茧如土
堆进手掌
这才又忆起乡土

久居闹市

二十四节令
已成遥远的故事
敲打我锈蚀的心
父辈劳作的喘息
又在青苗间晃动

父亲终生在田间走动
父亲说人是庄稼
只有长在地里　才会
根深叶茂
颗粒饱满

土地是鸟
农民是优秀的猎手
射落的是五谷丰登

告别村庄

七月的雨落进鲜亮的日子
季节的情绪如期而来
打点行装珍存起祝语
把往日的欢笑夹进影集
就让多年的期盼
化为真实的拥有
就让那辉煌的梦

在明天一一兑现

七月多雨　这种季节
大学城不再喜欢我们这些
风风火火的候鸟
教学楼图书馆空了很久
运动场也开始打盹
走吧　折叠起往事
告别这种独特的村庄
在新的地方拥有
新的村庄
岁月以动人的节奏
欢快地翻过
十六个季节
一千多个星月
我们在星月下畅想
想够了便分手

延安窑洞

宝塔脚下　清凉山腰
一眼石窟
冒着弹雨长大
一九三七年　我的父亲
从窑洞里缓缓走出

浑身沾满油墨
双手叉在腰间
看看远去的飞机
甩甩手　骂骂咧咧
又走进窑洞
继续印刷抗大课本
洞外　轰炸声枪炮声
依旧……

我的家族
就是从这孔洞里繁衍
而后才走遍龙的周身
今天　陕北的太阳
高悬于宝塔山尖
一抹阳光射进石窟
从此　人头窜动
故事流淌
流进千家万户

雪　夜

雪厚重地捂严了北国
故乡的我蹲在雪屋里
想你
多少年了

总盼有一场大雪
纷纷坠落

望眼欲穿的岁月里
雪是童话
走不出书本
多年漂泊
雪是唯一的梦境

而今　雪真真切切地
如数坠落
远离故土
可我仍在故乡的背面
故乡全景
转身可见

多年的梦幻
今夜圆寂

没有约会的别离方式

那夜　背好行装
心却遗失
尾随目光
搜寻

独特的身影
无月　无星
脚步声　声声
紧随

（老地方并非老风光）
巨石依旧　只是
芳姿如塑
攀缘靠上
久坐无语
为最后的谈判
搜肠刮肚

是的　我不能给你万贯家产
以及人之奢望
毕竟　我的全部家当
仅有
一支笔　一张纸
既然　诗歌之外的奢望
不能富足你
那就将今夜
作为最后的旅程
以及最初的旅程

心已拣起
封存在行囊中
伴我风雨兼程

我想象自己躺在一平方米的草地上

钢筋　混凝土
以及现代化过的唐砖汉瓦
将我们的视野掠夺得
冰冷　生硬

我想象躺在街心一平方米的草地上
孤立如岛
听水泊梁山上的呐喊
渐　渐　减　弱
可一百单八将
曲臂　盘腿
唯背挺直
于是　一百零八座立交桥
将祖传的红绿灯
打得仓皇四逃
(不亏为梁山好汉
个个背挺笔直)

有位伟人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于是高楼一浪高过一浪
立交桥也象孕妇

扭进夹缝地带

任凭我怎么变换姿势
依旧是新式悬空寺
空悬街心
不得不翻身
挤压在身边做窝的老鼠
兔子也开始吃窝边草了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
这条民间真理
在这种时代
也丧失了立法依据
于是草根裸露
沙漠化趋势威胁草地

看来我只有想象
躺在一平方米草地上的资格了

星期天郊游

星期天我们去阅读山川阅读风光
星期天我们不再忧虑不再彷徨
我们一路风风火火嘻嘻哈哈去渭河
去我们想去的地方
尽管我们出生在渭水之滨生长在漆水河畔

可我们仍旧没有采集够河的风景滩的芬芳
静立河堤近观滩鸥翔集远眺秦岭如同巨人臂膀
躺息河堤如同祥卧母亲摇蓝
我们谈天我们说地而后长久的沉寂
我们深感懂得太少知得太浅现在努力还来得及
今晚回去收拾过去清整坐标重新认识自己

乡 恋

乡恋是线
一头拽在母亲手里
一头系着我
放飞

乡恋是母亲的乳香喂大的呵
无论我走到哪里
总走不出你的清香

乡恋是村口的槐花树
爬上去就不想再下来
蹲在树丫间
心也长出了根
伸入地底下

乡恋是奶奶的纺车

我们终生纺不完
一车线

苍龙岭

悬于龙脊
俯身皆空
山石如鲁迅愤懑的黑发
直立成墙
让东方的太阳
安静地从心海升起
云雾从低谷漫起、升腾、扩延
潮雾浮起我们
悬成飞人
倏的烟逝雾散
心便回归大地

山是母亲的手指
川是母亲的胸怀
我们拼命爬山
总想让母亲把我们
举得　更高
看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想象与你坐在合欢树下的草坂上

草坂　近山　蓝天
绿灌满眼
看山　看天
草坂连山连天

一棵合欢树
孤傲地挺立
花期正浓
花丝艳

想象与你坐在合欢树下
柔柔的草坂上
说些有关合欢树的话题
然后　放飞风筝
风愈大　心愈高远
直至风筝逃离了视野
在另一个空间　飞行

风筝愈高　心愈近
然后我们讨论这个
高深的哲学话题
以及话题外的话题

再后来我们相对无语

合欢　合欢　合家欢?
!　!!　!!!

想象地球上最后一滴水被用完

北京节水办的直拨非直拨
整天占线
市长副市长常务副市长
以及节水办正副主任
危襟正坐
耐心等待因塞车导致的
水专家迟到后召开的
眼下水火不留情的水问题
紧急会议

最后一个专家坐定
常务副市长宣布会议开始
(白发同志已退休一百零一年
所以这次会议不是他主持)
之后　宣布议题　日程
以及　这次会议的会务费
报销问题

和会议期间只供茶叶
不发水杯之类　云云
再之后　市长要求水专家
(注意:是要求不是希望)
攻克难题
解决水资源已枯竭问题
以及今后水的回收利用
和防止体内水分蒸发的
开题报告

水专家面带难色
副市长一再强调
经费已经划拨
(这次绝对专款专用)
希望呈送开题报告
经费即可马上到位
水专家觉得副市长曲解了原意
于是有必要阐明
经费　以及经费外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官员们忽视了
上个世纪中叶生态学家
林学家和水专家们
一再警告的生态平衡问题
常务副市长打断了水专家
扯远了话题　提醒
就目前面临的紧急问题

讨论应急问题

会议议程正在热烈气氛中
如数进行
突然几声犬吠
划过晴空烈日
刺得耳膜生疼

办法有了
有位科学家拍案而起
常务副市长似乎也明白了什么
随即宣布会议到此结束

等待是一种心境

等待是一种心境
将一张不限额支票
兑取

握着一份玉言
心随目光游移
伸向目力所极之处
搜寻一双独特的眼
人流　车流　行色匆匆
在西直门桥上下穿梭

一双渴盼的眼
望你欲穿

等待是一种心境
把岁月的枯荣
揉进希冀里
在岁月的缝隙
把心传递
等你等到心老去

习　惯

近接家书，据说联合收割机已经踏上我们那片古老的土地，可父亲仍手握镰刀徘徊在田间。

——题记

一夜间麦子就超过早熟的女子
进入生活的状态
迎接高潮
于是　一堆铁疙瘩
如孕妇扭进田野
将轰鸣声
甩给旷野　村庄
和远近赶来看热闹的人们
这些不曾闲暇的手
不习惯只看不干
毕竟　这双手

从远古开始
就用一弯铮亮的镰
挥洒汗水　收割希望
可今天　这双手
却停滞在二十一世经的前夜
成了望姿态

“今年不用镰刀了”
通知传达已久
可我的父亲依旧
从前一天夜里开始磨镰
这是千百年来习惯的动作
机器的轰鸣声
人们的惊叹声　笑语声
在麦芒上弥散　荡漾
唯那把镰刀
锈蚀在我父亲的腰间

岸与码头

夜浓　无星　无月
如约的你
紧握流泪的码头
将尘世的恩怨浓缩在
冰冷的泪滴中

一种情感　将我
漂流
如坠星河
飞越天国

渴望生之欲望
抛弃诗歌　以及
生命之外的一切
紧紧抓住弦
生命在超重
弦　力渐不支
总以为　爱会
奇迹般突现
夜夜守候
欲望的路口

人生如一叶舟
荡击漂流
情感无边
爱心是岸

历史不会忘记1997

1997,这岁月的印戳
连同一位世纪老人的思想

和由此而引起的共和国
令全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
存进了共和国的记忆

1997,同香港回归
同党的十五大
以及黄河小浪底和三峡工程
紧紧地焊接在
同一历史坐标点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这些独特的乡音
以一种亲切、和蔼
温暖我们的心
一国两制
这种独特的构思
将历史的难题
一一化解
把共和国儿女的手
紧紧相连

这些历史难题
只有历史老人
站在历史高度
才能在共和国的雄鸡图上
写出划时代的语句

历史不会忘记
人民不会忘记

这个季节的心思

这个季节温度是毛毛虫
蠕动在多事的心田
不堪重负的心
额外承受
股票　电脑
手机　汽车　甚至房子
诸如此类醉心的侵袭
其实　电脑还未来得及
步人我的家庭
多媒体已驰骋在
信息高速公路上
生活就是这样
以各种姿态
变换世界的舞台
丰富渴望的眼

温度缓缓爬升
亦或陡然跌落
如同我们难以负重的心

气象台预报说
明天晴空高照
我们心情比明天的天
更高　更蓝
明天多云大风
我们的心便空落落
最近有报道说
厄尔尼罗肆虐
干旱　泥石流　森林大火
以及酸雨　尘埃
笼罩家园
于是　我们惊慌失措

这个季节心事是毛毛虫
蠕动在多事的深秋
不堪负重的心
再难　也得一一承受

岁月印痕

岁月的老人访问过之后，
我心灵的青苔绿草成茵。

水及其它

我的家乡在遥远的大西北,那是一块神奇的地方。

我的家乡南临祁连冰川,北依茫茫沙海,东西连亘苍茫戈壁滩。站立沙漠戈壁滩,宇宙苍茫成一种单调的色彩,但这苍茫又成世界的另一独特风景与力量——雄浑、博大、男性力度的美。

这种地方,并不缺少风景。随便在沙海里走走,就让你心底的空旷化为一种广博。这时你也许对虚怀若谷认为不名一文,与这天地的空旷与在视野尽头交合,是天与地的反差。最让人难忘的是那戈壁滩上零零星星分布的胡扬、骆驼刺、沙打旺,这给并不死寂的沙洲又增添了几丝鲜活与生命的气息。有时,你会奇怪地发现沙漠边上的绵羊群,并不肥硕,但却很多。再向旁边搜寻,噢,还有一个老头,坐在沙棱上默默地抽烟,直视着远方。也许老人正沉浸在一种甜美的回忆里。

我们村庄,就在这一望无际沙海的边沿上。村中有一条小河蜿蜒穿过,我们依河而居。这条河,发源于祁连冰川的黑河源处,河水时有时断,水并不大,但有另一种韵质的美。在有水的季节,水流进村子,而后寄托着村人的欢笑与哀愁,又向远方流去。

一说到水,河西人都有一种别样的激动与情感从心底流出。党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河在河西人心目中是一种神的化身,不

可随意践踏、毁坏。同时河西人也很懂得护林造林涵养水源,这才有了沙漠边沿上的胡扬林,而那沙漠中零零星星的胡扬,则是自然的造化。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实施,又给沙洲周围镶上了更长的碧绿项链。

早在明清时代,为了保证四季河里有水,河西地区的人,对祁连山上的草木特别爱惜。据说在那个时期就流传开了"伤一树与杀人同罪"这一说法,其目的正是为了那水源不枯,为了那水长流。

生命不可不需要水,河西人很懂得这一点。黑河水有时候大,有时候很小。黑河很长,一直延伸到沙漠地段的黑河水,时隐时现,这种干涸地段,水在沙下走,在另一地段,又涌出沙堆,汇成河流。这种地段的黑河,在地图上叫弱水。在叫弱水的地方,有好多坚强的民族在那里生息、繁衍,生生世世,与大自然并存并改造着它们,为人类做着外界人想象不到的贡献也忍受着内陆人忍受不了的困难。闻名于世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其实就在这块叫弱水的地方。假如你去了那里,你会领略到一种振憾人世的风景让你感慨、留恋;假如你去了那里,你也许会惊奇黑河水有时竟能与黄河长江媲美。正因为它的存在,才使这苍茫的大漠有了人的生机有了坚强的民族以及民族强盛的冲天架!弱水时隐时现,有时少到你走在河上不湿鞋的程度(其实你是走在沙洲上,但别忘了,下面有水),但它浇灌了胡扬、骆驼刺以及这风景外的风景。这是无法将弱水与黄河长江同一水准而论的,这正是弱水的伟大!因此,我认为弱水是世界上最能牺牲自己最永恒最坚强的河。弱水,并不因为弱而失去它存在的价值,相反,它的存在将与世同辉。

在非洲沙漠上,有时一场暴雨使一些沙漠一夜之间成了海,但时隔不久,那沙漠,永远成不了海。而对于沙漠生存的生物来

说，永远需要水的浇灌，因而在我的印象中，弱水是沙漠最坚强的儿女。

假如你也爱她，请到河西来。

那是一片令人终生难忘的地方。

人老心不老

在我中小学的所有老师中,陈天仁是最老的一个。

陈老师人老心年轻,教了一辈子的书,还没教够,退休后又返聘回校,教我们的高三补习班语文。那时我在母校复读高三,这才使得我们有缘相识。以前在校时他给别的班上课,我们未曾有机会相识,相识后却再也忘不了。

他说他爱青年人,泡在青年人堆里,心也年轻。

陈老师讲课很幽默、风趣。他是解放前受的私塾教育,这样以来他给我们讲课中常是白话文里加塞些古文语句。

记得第一次给我们上头一节课,陈老师来得很早,站在门口,铃声一响后就走进教室。随着同学们起立、坐下,他环顾四周。那目光炯炯,目力极重,就连坐在最后一排靠角上的同学也都感觉到老师注意到自己了,赶紧坐端,励色正胆。

我介绍一下自己,我姓陈,名天仁,字仁德。家住洋县马场。用古汉语判断的者也句式就叫:陈天仁者,洋县马场人也。同学们轰的一笑,这便是他的开场白,而后言归正传。

陈老师知识范围很广,联想丰富。他的课多采用启发式思维教学方式,受到同学们的普遍称赞。对于学生在课堂上偶尔做的小动作,他从不黑下脸来当着同学面严厉指责。有一节课堂上我开小差,我在前排李小明的头发上放了一片红纸条,窗口的微风吹过来,那纸条一闪一闪的左右晃悠着。我正在得意地

看着自己'杰作',突然一条绿纸条从我的头顶飘落在我课桌上,我苦笑了一下看了看黑板,老师还正在讲《天山景物记》的文章寓意。

过了一阵,讲完一段,陈老师停了下来,微笑着说:"阎芳,请你站起来回答一个问题。"当然我心里很清楚他的意图,生怕这下叫他难住了,我努力镇静了一些。"请你用一个成语概括刚才你们的活动。"他终于说出了问题。我急慌了手脚,心里更是没谱了,心一横,就来个沉默吧。我那时脸一热,没有言语,只觉得无地自容。陈老师又笑了笑说:"忘记了吧? 记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一成语吗? 记住,别忘了这个成语,不光是今天,而是任何时候,请坐下。"我深深地懊恼自己竟连这个平常戏言时常说的成语也给忘记了。唉!

那次课后,我再也忘不了这个成语了,时常回味这一成语的更深寓意,包括在今天我的一些行动之前,我还要先琢磨一阵这个成语。

陈老师的语文课上,偶尔也冒出几句洋文,诸如:How do you do. What can I do for you ? 之类,叫我们羡慕敬重之情顿生。象他这么大年龄的一代人中,认识几个汉字的就很少,更不用说语文讲得很好还会英语。

后来时间长了才从别人口中得知,陈老师上了八年的大学,四八年就毕业于国立西北大学英语系,文革期间又上了四年的母校中文系。陈老师也曾戏称自己那四年中文系生活是生铁回炉再炼钢,他说那时他的母校叫西北革命人民大学,叫起来挺别扭。

陈老师每天早晨六点准时起床,在校园里练跑步。校园很大,他沿着围墙边跑,圈子便很大。他说我们学校许多晨炼的女生管他叫计时器,他也默认了这个不雅的'雅号'。这样说来可

见其准时性非同寻常。除非刮大风、下大雨，但即便是下大雨，他也要准时起床，在屋里转腾一阵，也许这就是‘习惯’一词的最好解释。

那时我的作文练习常常被他在作文课上当范文读，我心里很感激他。也许正是基于要报答我的感激之情，叫我蒙生了写好更多的作文，用以回报‘养育’之恩。我想，即便是今天里时间紧困难再多，可我从未停止过我的这支笔，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

那阵子我们的作文满分是五十分，而我的作文则常是四十八九分，也有五十分的时候。在今天看来，那四十八、九，甚至于五十分满分的作文，并非真的好到无可挑剔。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才明白了他的用心良苦。

匆匆一别母校多年，我想陈天仁老师的习惯依旧吧？

肯定会的。

那年那月

从来就不相信眼泪。

在二十四年前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流浪人间，自幼多梦。

我的童年是在陕南那片山沟沟度过的，我从学会认识东西的那天起，山便充塞了我的记忆与头脑，尽管那时不会写字，但山的高峻、沉稳与巍峨的形状便烙印在我脑海里。我也是在山的陪伴下长大的，从那寂寞的生活里，我渐渐学会了象山一样沉默。

人生岁月河里，最能让人值得回味与留恋的，莫过于童年，而我童年是在没有色彩中晃然而过的。

那时候，母亲与村里其他人一同到地里劳动，父亲在外干活，这样以来，母亲放了工还得急急忙忙做饭，有时饭还未做好，开工的喇叭声又响了，母亲只有含着泪花把火熄灭，然后停了做饭，收拾好灶房，连口水也顾不上喝又急急慌慌干活去了，我只有眼睁睁看着母亲没有吃饭又拿了工具走了。这时我哭不出声，因为山的沉默教会了我沉默，因为常年空屋的孤寂熏染了我，也许这就是成语耳儒目染之功效。这时的我，只有默默地擒着泪花，坐在屋里，由于家境的困迫，我是从未看过连环画、识字图册之类的，更不用说听父母讲故事、讲童话，甚至在我生命初期岁月，在我生命的最初词典版本里，无童话一词，无故事一语。

当时的我，只能呆呆地坐着，坐得慌了跑到门外再看看大山，而后又回屋坐在凳子上。冬天或是去躺在灶门前柴草堆上，借着做饭时灶内的柴火余烬散发出的热气，暖暖身子，或是想想山的神秘与家乡这片山的终年墨绿，竟发奇想：如果山上没有树，那山上的土还堆得住吗？我问天问地问自己，天沉默，地沉默，自己更沉默。

夏天，我则取掉凳子坐在地上，凉丝丝的感觉让心惬意些许，随之不久而来的感觉是麻木与浑沌。这样呆坐着，或是拣几根柴棒，在手里摆弄一阵，或是到门口去掐几片野草的大片叶子，用手撕成碎块，设想要是这是一堆疏菜，那就太好了。又想，要是能有一堆菜自己切好炒成几盘，做好后放在热锅上，等母亲放工回来做饭时打开锅，来个意外的惊喜，而后我们美美地饱餐一顿。但无可更改的事实是地全是村上的，自己家种几窝菜也只能是偷偷摸摸，在房檐周围的隐蔽地带，否则让大队给毁掉不说还得站凳子、割尾巴。听大人们说叫什么主义，尾巴不能翘，一翘高就给割掉。

母亲常常干活很晚才回家，又是继续做中午的饭而后两顿合一吃罢晚饭还得去加夜班干活直到凌晨两点才回家躺息几个钟头。天还未亮，出工的喇叭又响了，逼得人们手忙脚乱胡翻乱抓，找到衣服后急忙胡乱一套又浑浑欲睡地向地头赶。那时的我心中最怕听而听得最多的则是这出工的喇叭声了。全村七个喇叭架在一个杆上，杆子是木头的，黑黑的。我随母亲去村上开会时看过几次这种“怪树”，竟黑得难看，没有一丝光泽，上面还有顺长的裂口，当时的我不知这种东西是啥怪物，问母亲，她说这是木头。我想木头怎么会这么黑呢？不明白。又问，母亲说那木头放在火里烧过后取出来才做电杆。我更是迷惑不解，木头烧过后还能做电杆还能架上七个喇叭？当时的我竟盼望有天

这黑木头倒下来，那么喇叭也就自然不会响了，然后母亲们就可以休息了。在今天看来，那时的我真是天真的愚昧与愚昧的天真。

不过，这喇叭也曾给我生活的孤寂中增添过几丝甜意。这便是每回的村上开会之前放一段《红灯记》或是《智取威虎山》选段，所以我从小听到音乐最多是便是李铁梅、李玉和以及杨子荣的唱段了。

在今天看来，那年那月的音乐单调，不只是文化发展史的沉默与悲哀，更在于一种导向化的偏离，要不今天怎么会真正成了百花齐放呢？

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母亲与其他村人一样，始终是困乏与艰难的。尤其是在吃不饱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后的困乏如泥，但当出工的喇叭响后再困也得一骨碌爬起来迅速收拾好奔向田头地边，否则又会口头检讨还得加罚挑重土担子。那个年代的我，总盼有一种力大无穷的工具，把他们要学大寨化的梯田一口气推平，免得他们每天把土从东头担到西头，从西头又担到东头。

那个年代的我，总等着过春节，这倒并不是象今天人们说的那样，小孩盼过春节是盼压岁钱。因为在我的家乡，春节孩子们有时连一毛钱的压岁钱也见不到，这是我童年不知到有压岁钱之说的唯一原因；也并不是说到了春节就可以吃好的喝好的，因为在那个年代，过春节与平常一样，菜也没有，粮也没有多余的，顶多的奢望便是平时稀饭稀，春节时稀饭干一点罢了。而我盼望过春节的唯一原因则是希望父亲也从外地干活回来，母亲也放两天假，好让父母们得以身体上的稍加休息，以免积劳成疾。

那个年代，在我的家乡，一年两天假，铁打的规矩，正月初三又开工。

那一年是一九七三年。

私　奔

去年夏天我回家乡,那段时间,我们那小山村发生了有史以来的头号爆炸性新闻:刘源和陈慧英私奔了。对于这种事情,老人们总说伤风败俗,破了祖上规矩,青年人则窃喜。

我们那个小山村,娶妻嫁女,青一色的媒婆牵线搭桥,这些年山外形势已进化到了男女互相挑选的现代择偶生活方式,这样我们那小山村也才有了一丝松动,谁家的小伙看上了另一家的女子,只要找个媒人做个样子便罢了。男女互往来也渐渐多了起来,但媒婆是一定要找的,哪怕是个样子。否则在我们那山村中,被认为是犯了祖上规矩。

我好多年没有回小山村了,这回遇到这种其实不算什么而在我那小山村中认为的头号大新闻,议论自然是多得很。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我去了慧英家。

我进了他们门,慧英她爸、妈见我去了,起来让了座,而后又坐了沉默不语。我很难为情,也理解他们的心情。闺女这么大了,气也不吭就跑了,谁不生气呢?养个闺女不容易,更让人可气的是村人背后戳脊梁。肉体上的痛苦,人们可以忍耐到惊人的程度,而这精神上的打击,往往叫人抬不起头。

我坐了几分钟,为避免不愉快,尽量少提及儿女之事。我们随便闲谈了几句。他问我几时回家的,放了多长时间假,我又回答了他一次。此我已觉得他老人家分明是被气糊涂了,我刚回

家乡进村口时他就碰见了我,他还热情地打招呼并问了假期长短,而这时他已全然记不得了。我劝了劝他,让他想开些。说不定过几天她会回来的,我又试探性地补充了一句。

“我拧断她的腿!除非她不踏进我的门。”他气愤地吼了一声。

我的一句话,又惹得他老人家生气了,只有再劝劝他了。沉思了片刻,我说:“这些年外面情形已变化很大,你几时出去走走,世道不同了,不要多想了。以前咱们这儿那些乱七八糟的规矩都是几千年的陈芝麻了。咱们家乡人还看不上电视,而外面早已进入电气时代了。要是有电视看看你就知道世界变了,真变得跟前些年大不相同了。”

“唉,世道真变了,我怎么也没想到……。”他说不下去了,看着慧英她爸又沉浸在这件事情的极度悲痛里了,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慧英她娘只是在一边不停地抹眼泪。我再劝了劝她双亲,告别了他们后在村中闲转悠,心里一直琢磨这件事。

山村的路曲曲弯弯拐着,如游移的蛇,横在心上,双腿机械地走着。山村人家很稀落,房屋七零八落地摆着,如枯萎的蘑菇。看着这青山翠绿山林密密,看着这路边茂盛的新草生机勃勃地与根部一层往年冬里倒伏的枯枝残叶,心中有一种快活感,脚步也轻盈了。

岁月更迭世事新阿,连看不上电视的家乡小山村也有了鲜活的一些事情,尽管老人们愤愤地议论。

我在小山村中住了月余后又返京城,临走时还没见那两个小后生回去的。我估计他们是暂时回不去,但迟早会回去的,毕竟他的根在那儿。或许他们老了之后才会回到那片小山村去的,我断言。

回城后我与妻说起这件事,妻笑了笑说:“要是改革开放早

十年，你也会找个山妹跑世界的！”我笑着说：“那就没了你的份。”妻只是不停的笑。

“他们会回去的。”妻停了笑又补充了这一句。

这些天来，叶落归根一词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再见了，老师

大学三年级那年放寒假，我到小镇上去办事，突然巧遇我分别了十多年的小学老师李素芳。她比以前苍老、清瘦了许多，几乎叫我认不出来。

“噢，这不是芳子吗？都这么高了，我这次回家乡，听说你已上大学了，几时毕业？”我回答后她接着说：“念书久，看你瘦得跟豆芽菜一样，学校伙食咋样？”

“还凑活。”我说了一句。

“十多年没见了啊，记得你小时候上一年级时挺胖的，一晃十多年啊！……”

告别了李老师，急忙去办事，边走边想起那年那月的一些事来。

记得那年冬天，雪下了好多次，每次还没来得及化，就又下了一层覆在上面。地上、房上厚厚的雪，天气也冷得厉害。一下雪就有同学们穿棉鞋提火笼上学了，而我一直穿着单鞋，也没有火笼暖手暖脚。有天下课后，同学们都把火笼放在教室里出去掷雪球去了，我的脚冻得麻木了，动不了，呆呆地坐在我的位子上，也看不进书。这时，李老师从外面进来了，见教室里只有我一人，问我怎么不到外面去玩一阵，我不吭声。可能是因脚冻得厉害，不自主地颤抖才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蹲下后搬住我的脚看了看，没说什么，走了。过了几分钟，李老师手里提着一双棉鞋，

来到我跟前。

"换上吧,这么冷的天,还穿一双单鞋,看你冻得缩成啥样了。"

她说完了没走,我不听她的,也不换鞋。她见我不动,蹲下后就帮我脱掉我脚上的单鞋,换上了她刚才拿来放在我脚边的棉鞋。又把我的单鞋拿出去放在我们教室里窗台上晾晒。

这时,我仍默坐着,李老师和其他同学们陆续进来了,准备上课。此时我的脚虽说还麻木,但毕竟脚上换上了棉鞋,并且鞋底也是干的,这样脚也感觉有了一丝暖意,至少鞋底不那么冰凉了。我的那双鞋,鞋底上早已磨了一个大洞,我找了一块橡皮垫着,才不在地上磨脚,但常常钻进泥,尤其是雨天,漏水是这双鞋的一大致命弱点。

想着刚才这些,眼角有些潮,心底也有些热。

我很小就形成了一种怪毛病,从不屈从于别人,自己没有的东西不借,也不用。更不轻易在别人面前掉泪,但今天李老师回去拿了她儿子的鞋给我动手穿上后,我心怎么也硬不起来了。

后来那节课上,我听得特别认真,好象是为了报答老师的心,总觉得再不专心听讲,就对不住李老师了。

李老师的家就在学校旁边,距学校仅几步之遥,但不放学她一般是不回去的,放学后还常常跟其他老师闲谈一阵,或是跟几个学生讲几句笑话说一阵童年的趣事,而后才回家。

我们升二年级时,班主任换成另外一位男老师,李老师仍代新的一年级,也就是在那一年里,她的家庭出现了突然变故——她的丈夫得急病死了。从那以后,她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笑影,也很少讲笑话了。

这一年夏季有一天学校一年级突然没有了李老师来上课,校长临时宣布一年级学生放假两天。当天下午我才知道了李老

师改嫁了，临走时还带了她儿子，我曾经穿过他鞋的那个小男孩。还听说她去了很远很远的深山区，在那儿她仍教她的一年级。

从此，我所在的那所小学的一年级换成另外一个刚毕业回村的初中生，直到今天依旧如此。

在见不到李老师的那些年月里，我心里一直在想，世人多说后妈狠，但我总认为，至少，我们的李老师是一个例外。我想，她肯定会是一个好后妈的。

在故乡的那些年里，由于她去的山区离我们家乡很远，加之那里交通不便，同时我家乡人几乎不去那地方的，这样自她走后再没了她的消息。

我上大学后，还时时想起这位慈母般的李素芳老师，但没能想到的是在这次放寒假回家乡的今天很巧碰见了她，她说这还是她离开家乡后第一次回来，叫我心里好一阵激动。

想着这些幼时的旧事，心时暖意融融，脚步也轻盈了许多。

再见了，敬爱的老师。

我们还会再相遇。

岁末感怀

天还未全黑下来，我的书房已暗淡得很了，开了台灯，翻开《忧思的家园》一书，边读边沉浸在文坛的现实纷繁之中，寻找自己的踪迹。

窗外的爆竹声一串超过一串，将我思绪与眼神从书上挤开，再回到现实的今天。静坐桌前，左手托头，右手拿笔，在半张白纸上胡乱地划，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在划什么，只是机械地动动，想一些遥远的往事。

前年的这个时刻，我正在家乡泥屋的火炕边黑着灯静坐，偶尔拿个柴棍，机械地把火拨弄几下，或是与身旁的父亲闲谈几句。

“庄稼人呵，没啥盼的，一年只期风调雨顺，粮不欠收，填包肚子，行了！可你也知道，这几年再累，我对你上学没说过半个不字，只要对你学业有好处，再紧我也会想法子的。”父亲一字一句地说着这些，我默默地点了点头。父亲在衣服口袋里摸了好长一阵子，掏出了什么东西，黑灯瞎火的，父亲把手伸向火边，借着微弱的火光，我才看清父亲找出半截已抽过几次的少半截纸烟，用柴棍夹着炭火的余烬点烟，一吸一闪亮，我看见父亲表情极痛苦。

点燃了烟，猛吸了几口，父亲又缓缓地说：我那些年，还不是没法子才少念了几年书，就这，在村子里也算念书多的人了，可

我心里清楚呵，书念得太少太少了。要不我可能……唉，不说这些了，说起来心寒啦。唉，都最后一夜了，年尽月满的，扯这些伤心事干吗！

父亲顿了顿，又续了以下几句叫我刻骨铭心："我已是老骨头一把了，没啥盼头了，现在就盼你了。我这后半生的最大心愿就是让你多读几年书，考上学后，出去跑跑，多见识见识。不要象村里人说的那样，念个小学二年级尽够了，只要进城上厕所不走错了门，卖小菜不要昏了帐，赚了钱比啥强！虽说我念书少，可我知道，知识这东西管用，今天用不着，明天就有可能用上，迟早会用上的，只要你学了，没啥坏处，学下的东西不会烂在肚子里。"听了父亲这几句教诲，我心里有些酸楚，觉得前几年贪玩，功课不好，愧疚感顿袭心头。

这一夜我们坐了很久，后来父亲说早点睡吧，明早起来担柴。我默默地拿了火柴划燃，点亮了油灯，回里屋炕上，熄灭了灯，脱衣躺下，怎么也无睡意。这才暗暗地狠下决心。越是睡不着，越是心急，接着便想自己的心事，想过去的学习，想今后该怎么干。

那夜想了很多，在恍忽中进入梦乡。

窗口连一丝亮光也没有，父亲又喊醒我说该走了。我眼睛涩涩的，看着发黄的油灯，急急慌慌找衣服。套上，来不及扣钮扣，见父亲已收拾好东西，便拿上工具跟在父亲身后，一边关门一边扣钮扣。外面很黑，夜风很大，风挤进脖子，挤进腰间，让我顿时打个寒颤，赶忙收拾好，急急跟上。

父亲在前头默默地走，不说一句话。

我在后面跟着，不敢说一句话，总感到后面有人跟着我，心里很害怕，但又不敢吱声。我俩一前一后的走着。

那时我们家连个闹钟也没有，早起办事听鸡叫凭经验。如

果走远路,还得再趁早一些,以免误事。这个年三十我们俩就起得很早。约摸过了两个钟头,到了山上,天还未亮。我们捆好柴,扎好担子,挑过一道沟,翻过一架梁,放在山垭　上稍加休息,而后继续赶路。

这种路很难走,天黑路窄。我不知道何时才是尽头。我边挑担子边赶夜路,边想起昨夜临睡前的话,反反复复回响在耳边,同时还得留神脚下,否则一不小心,人柴两空,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利害我是明白的,但父亲的话语却如村后寺庙里的钟声一样,过一阵子总要响一次,次次撞出心灵。

我总想,人一生在世,路很长,也很难,如这夜路,稍不留神,便摔了跟头,轻则再树雄心重整旗鼓,重则很有可能毁了一生。这时柳青的那句话恰如其氛地蹦了出来:人一生的路很长,但要紧处只有几步。

想着这些,脚步沉稳了许多。站稳换肩的同时,抬眼远望,村庄的轮廓已明晰了很多,前面的路也比出门刚上山前亮了好多。走到村口时,村里的鸡才彼此打鸣,一阵高过一阵。

想着这些悠悠岁月河里的每一朵浪花,总叫我沉思许久,总叫我回味久远。

窗外的爆竹已响成一片了,看看表,已是猴年的最后几分钟了,打开收音机,只听到女播音员清晰宏润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九九三年春节联欢晚会《欢乐在今宵》。各位朋友,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在此,我们向大陆的工人、农民、科技工作者、解放军战士、武警官兵拜年;向台湾同胞、港澳侨胞,向全世界的华人拜年,祝愿你们新春佳节万事如意,事业更旺。为那些因工作、学习等种种原因不能回家团聚的朋友们,送去我们衷心的祝愿,愿你们工作有成,学业优秀,愿你们一道与我们,欢东在今宵。”

当……当……当……
新年的钟声已响了。
在耳畔,在房间。
当……当……当……
村后寺庙里的钟声也响了。
在记忆里。

外婆的澎湖湾

我对音乐一巧不通,但我非常爱听音乐,尤其是那些对生命的经历有过切身的感触的音乐流进心底时,往往叫我心潮起伏,浮想连篇。每每听到“那是外婆柱着杖,将我轻轻唤……”这一句时,总叫我感慨万千,喟然长叹。

外婆家与我们同村,我们在村南头,外婆家在村北头,相距仅几百米之遥。

我上学前的那几年里,母亲常常领我去外婆那儿。每回吃过早饭母亲收拾好屋里东西,锁上门,拉着我去外婆家。

我们村不大,十几分钟便到了外波家。进了门,母亲说:“妈,我回来了。”外婆听到母亲的声音,应过声从里屋出来,总是问我吃了饭没有,吃的啥饭,逗我几句,然后又一扭一扭地去找东西或是干些零碎杂活。母亲也就坐在门里纳鞋底,给父亲做鞋。细细密密的纳,纳好后等谁家杀了猪羊什么的,去蘸些洒在地上的血,往鞋底上摸,而后拿回去放在那间低矮草棚的屋檐边,晾晒。

那时的外婆身体还硬朗,能干一些轻微的体力活,稍重一些的则由我母亲代劳了。那几年外婆头发还很黑,而在我们村子里,象她这么大年纪的,头发没有几个不白的。外婆常唠叨,问这问那,总怕我冷了热了生病什么的,时常把我从头上问到脚下。我说没有那个地方不好,跟前几天一个样,她这才放心地笑

笑又去干她手头的活。

我开始上学后,偶尔也自己去外婆那儿。上学时,有时放了学不想回家,就和同学一块去外婆那儿。吃饭的时候母亲急急忙忙来了,她一进门就问:“妈,芳子来了没有?”外婆说来了,她这才舒了一口气:“放了学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我还以为落在渠里了。饭蒸在锅里了,我回去了。”说完就准备走。

“你回吧,芳子就留在这儿,今晚让她跟我睡一块。”外婆一边说也一边做饭。我在里屋翻着舅舅的旧书,听到这些,默不做声,生怕母亲看见了我拉我回去。

上中学后,学业一天一天重了起来,作业也渐渐多了,且常住校不回家,去外婆家的次数就少多了,只是有事了匆匆去一下,又匆匆回去。有一个星期天,我已好久没有回家了,回了家,母亲吩咐我去领外婆来我家,我高兴地去了。

一进外婆家门,外婆看了我一眼,问:“谁来了?”我心里想,以前我来时,外婆远远见了就叫我了,还问这问那。这次我这么长时间没来了,外婆见了我还问谁来了,好像没看见似的。我纳闷。我说:“外婆,我来了,我是芳子,你怎么没有看见我?”

“外婆老了,不中用了,眼也花了。”外婆沉思了片刻后默默地说。

“外婆,你眼睛怎么了?”

“这才几天的事,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听脚步声。”我这才看见外婆茫然若失,没有一丝几年前见我时的欢愉表情,几颗混浊的老泪溢了出来。此时的我,心里凄凉了许多,一种酸楚涌上心头。

“外婆,你眼睛看不见了,我妈知道吗?”

“知道,也没办法呵。”外婆喟叹着。

“外婆,我妈叫我来接你去我们家,我来领你。”外婆听了这

些，又坐了一阵，缓缓起身，我急忙扶外婆进里屋去。她收拾了几下，叫我拍打拍打她身上的灰。她解下头帕，用手在桌子上摸，我知道她要梳头了，我迅速找了梳子给她梳头。我用梳子整理了外婆稀疏的头发，我这才发现，外婆头发少得多了，而且头发已花白。刚才因外婆用头帕包着，我也没看见。

“外婆，你头发白了好多。”我说。

“没办法，这些天来，眼睛不行了，什么也干不成，我急的来。”头梳好后，又包了头帕。外婆拍了拍衣襟，说：“芳子，把门背后那根棒拿来，我拄着。”我默默地取了那根粗糙的柴棍，递给外婆，扶着她，心沉沉地向我家走去。

高三那年的冬天，放假第二天我去了外婆家。

“外婆，我放假了，来看你。”一跨进门就喊。

“好，好闺女，坐在外婆边上，外婆这么长时间没听到你声音了，好想闺女。”

“我也想你，外婆，我们每天有做不完的作业，每天很晚才下晚自习。”说着这些时，外婆抚摸着我的头。

“好闺女，好好学，你爸常不在家，你家供你上学也实在不易。你妈每天都得去田地干活，重活轻活她一人揽。学好，争取将来有出息，也不枉你爸妈白受苦。”

坐了一阵外婆说：“芳子，你来烧火，我给你做元宵，外婆好几年没给你做元宵了。”我去灶房烧水，外婆几年来已经摸索习惯了，摸着找脸盆，找元宵粉，舀水、和、捏元宵。我把水还未烧开，外婆已做好了元宵，外婆又摸着找东西，我边烧水边问找什么，外婆说找洗手盆，我急忙递过去，舀了水。锅里水烧开后，外婆下元宵，又烧，水又开，反复煮了几滚，我揭开锅，见元宵还未漂浮起来，心想今天的元宵怎么这么经煮。用筷子夹了一个，夹在筷子上，见颜色不对，问外婆。

“外婆,外婆,今天煮的不是元宵吧?”

外婆听了声音,从里屋又摸索出来,她反问我:“不是元宵是什么呢?”我把夹破的那块放在嘴里尝了一下。“哈哈,是面疙瘩。”我笑着说。

“怎么会呢?……唉,外婆不中用了,肯定是记错了面粉袋与元宵粉袋的位置,两个口袋在一块儿放着,我糊里糊涂地盛了一瓢面就捏元宵了。唉,不中用了,不中用了。”外婆叹息着。我听外婆自责着,急忙给她宽慰着说:“我从来没有尝过这种特殊的元宵,来,我先给你舀几个,你也尝尝。”我边吃边说宽心话,以减轻外婆的负疚感。

那顿元宵是小麦面粉做的。

那顿元宵味今生不再有。

那顿元宵特别就特别在这。

生命的体验

我从来不认为生命是在享受。我认为生命是在体验，是在磨练。体验心境，磨练意志，而后铁打成钢。

在我生命的初期岁月，我体验最多的是孤寂。时代的特殊环境与家庭的氛围，使我幼小的心过多地承受了孤寂这一令我一生难以忘却看似不值得回忆其实回味无穷的岁月侵袭。

在那寂寞的日子里，我曾想，要是有一个能飞行的东西，我坐上它，飞上月亮，看看那儿有没有大人们说的“摇钱树”；我也曾想，要是能有一天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或者是城门里，看看金壁辉的天安门，然后再出来走向广场，看看这印在我课本中的那光彩几页，金壁辉煌的天安门、五星红旗、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也曾想，等我长大了，去参军，让那钢枪、国防绿组成我生命的乐章，或者是做一名海军，远航在南沙群岛，做一只祖国南大门的眼睛；或者是当一名空军，成为一只“雄鹰”，翱翔在蓝天晴空里，筑成空中天城。

在那初期岁月河里，不曾有过苦恼，毕竟那个年龄的岁月经不起苦恼折磨。

随着岁月河流去，但当生命跨进上中学这一章节时，生命词典里便贮存进了苦恼一词。渴望同学们那种白色的运动鞋，但自己只有光着脚丫；渴望有支心爱的钢笔，但自己手中实实在在的东西是用了两代人的“祖传家宝”；渴望自己拥有很多很好看

的书,但无情的事实是自己常常为买一个本子而发愁几天,甚至拣个烟盒拆开后在上面练上几个字! 渴望自己有一辆自行车不求漂亮但求两个轮子能转就行,但只能每天跑几公里远早出晚归去读书。太多的希冀太多的梦幻,一个破灭了又想另一个,另一个又破灭了还要想。我就是在这种无数的渴望中渴盼拥有又是在渴望中失望,又不得不忍住眼泪忍住悲伤,将苦恼存进心底,总盼有一天,等我长大了挣了钱买好多好多的心受物品。

总以为大人可以随便买想买的东西,总以为只有自己身无分文而又想买天下所有的好东西。其实当我长大后才发现这仅仅是一个美好的设想与永久难以实现的企盼。即便实现了其中的几个乃至几十个愿望,而新的欲望又随之而来,新的懊恼又会再度逼人,令人思索、奋斗、争取成功。而后是再思索,再奋斗。

在那吃不饱饭的年代里,看到有人吃肉时,心里羡慕得要死,恨不得自己也有肥肉,而且比他的还多。但当今天不吃肥肉吃瘦肉的岁月里,自己大大方方地掏出钱买几斤很好的瘦肉,回家后仔细的做了,再斟上几两脑白干,可总不是那个味。我不知是人的味觉褪化了还是人的欲望升级了。

我不得而知。

曾经记得有一年寒假期间,每天独自一人去打柴,而后用担子挑回家。那时总想有朝一日烧空气了不打柴该有多好呵! 省了自己每天爬山、砍柴、捆、挑。挑不动还得走走歇歇,歇歇走走。那时的我,浑身是力气,浑身没病。而今真的不打柴了,不过烧的不是那时幼稚的想法——空气。而是煤气罢了,但换个煤气罐,买半袋米也把人干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这也并不是说人已到了七老八十,其实还不到尔立之年。我不知是人懒了还是饮食结构的进化导致了体力的褪化?

也就是那些年里,放了学还得去剜野菜,野菜拌玉米糊糊,

吃了还挺精神,劲还挺大。而今鸡鸭鱼虾各种青菜已不在话下,但食之异味,越吃味越淡。我不知这是否是都市人的通病或是我一人的感受。我试想:但愿是我独家感受,也好让天下人越活越有味,越干越有劲。

曾经有一天,我站在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后,我想了很多。不再是童年的天真,不再是儿时的梦幻,而是思索这实现人生体验的源泉,与体验人生的途中所拥有的趣乐无穷和对生命的回味以及对岁月的追忆。

时代在变,梦幻在变,人生的体验也在迅变。在那个时代,不曾设想过有一种东西替代几千年的中国算盘,而今已成生活现实;在那个时代,不曾设想喊一句话便可马上成为纸上的文字,而今也已成为又一现实,使毕升的铅与火告别时代。

时代已迈进光与电的未来!

不管历史怎么进化,生活的体验与意志的磨练,还是有着初级阶段。

时代变,生活变。

生活变,欲望更加变。

欲望是推进时代演进的催化剂。

我试想。

童　趣

我常常想不起童年的人和事。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仅有的记忆便是上小学那段时光。

那时候上小学,作业又少,也没有升学率这一说法,更没有升学的压力,其实那时候只有升级。

中学毕业后,等待人们的命运分为两类:一类是家居农村的,自己父母或者亲戚只要能套上关系,便可保送上大学,否则只有如我父母们一样,几代人同耕一块地,越耕人越多,越耕越穷;另一类是父母双亲中有一个在外工作的,毕业后找机会顶班或是招工。因此这条路是祖上用香烧定了的,正如我的家乡人说:人的命,前世福祸恩怨已注定。该你吃苦享不了福,有了福,洪水来了也挡不住。鉴于这种社会化的大趋势,我们那时上学,回家后也有作业,但很少,比起今天学校学生的作业和他们的大书包,我们那时的则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我们那时一放学吃完饭便约了几个同学去村中院场钻草堆、打滚、捉迷藏,或是互相追逐跑。我清楚地记得一种儿时游戏的玩法是,几个小伙伴分两方人,两个对方互相追逐,规则是各在场地划一个大圆圈,都站在自己圈内,然后一方先放出一人跑 ,另一方便放出一人追,追下后被追人便“死”在那里等待自己的人去“救活”。未跑出去的人或是已放出的伙伴在未被对方捉住时,都可去营救被捉住后站定的人。营救的方法是只要你跑去将他一摸,两人都

拔腿跑,或是跑回自己圈内或是再去营救另外被捉住的人。也有可能被救后未跑回圈内又被再次捉住,或是自己出去救人未成被捉住,这又得再等别人来救自己了,这种营救方式叫“给电”。如果双方中有一方的人全被在圈外捉住,那么还有救活的唯一补救绝招是自己人都全爬下,用手摸对方,只要能连成一条线,不论你爬下摸他的手或脚,只要摸着,便都站起来又飞跑回圈内,休息后再开一轮对战,否则这一轮算我方败。这样跑、爬,一夜下来全身是土,回家后常叫母亲训。母亲劳累一天,又得为自己洗衣服,由于没有换洗衣服,常常是让母亲从身上脱下,自己洗脸洗手脚后溜进被窝,而母亲把衣服放进水里,又去翻东翻西找皂荚皮,再用锤子砸成碎末撒在衣服上揉搓,洗完后还得用火烘干,以备第二天早上去学校时穿。每每看着母亲劳累困顿的样子还在给自己洗衣服,心里很不是滋味,便下决心再不玩这种游戏了,但第二天晚上又忍不住诱惑又破戒了,就这样一二再,再二三地疯玩下去,直到有一天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再也不能玩这种儿时的游戏了为止。

另一种儿时的游戏便是捉迷藏。双方分成平等数,一方人先各自用手蒙上自己睛眼,另一方人跑去隐藏后再去找。那时的我们很老实,老实到用自己手蒙自己的眼睛后竟不偷看对方,否则心里象是装了兔子,或是象在做贼。而贼,在我们幼小的心目中,是万万不能做的。一方藏好后,对方站在原地喊:“藏好了吗?”不见有人应,才去找。要是有人说没有藏好,便仍旧站在那儿不去找。我们常常是钻进麦秸堆的缝隙里,或是钻进油菜杆堆里,有时常常钻进散乱的麦草堆中,还把头顶伪装好,防止被发现。对方人则东跳西蹿,有时在误跳后骑在了你的头上,你便被高兴的捉住了,对方也哈哈大笑,笑得俩人都前仰后合,在草堆上打个滚回原地等其他伙伴找人;有时对方人没有找见你,但

就在你附近，他会吓唬你说："你出来，我看见你了，你快出来！"其实我们心里也明白，他根本就没有看见你。等对方人把自己隐藏了的伙伴全找齐后，对方开始隐藏，你自己找。如果对方把自己的人没有找齐，那怕还有一个人没找见，也算对方败。只要你承认输了，那么自己人喊一声出来，这个"胜利者"便钻出来。这样自己方算胜者，让对方再去藏，自己一方又去找。往往找人这方累得半死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还找不到一半人，只有求饶认输，再来一局。

我们就是在这种追逐与被追逐中不知不觉地跑过童年的。童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章，可我的童年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环境里，除了这种单一的活动与现今仅有的一点记忆外，别无一字半解。

其实那段时光也叫人回味久远。

难忘那一幕

我自尊心极强，不善言谈，从不愿屈从于任何人，岁月的馈赠历史的演义以及社会外在困素强化、促进，使我过早地体味了人世的苍桑生活的艰辛与人情冷暖。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幼小的我陷入幼小的成熟与孩子相貌大人般的脸。

我过早过多地经历了苦难，但很少与外人述说。上学后我看到别人整天乐哈哈的，女孩子叽叽喳喳一堆，男孩子风风火火一群，唯我独来独往。那时我爱幻想，我想终有一天等我长大了，我要用自己的手，创造很多很多的财富，好让穷人一展愁眉，也好让母亲不再常常痛哭流涕，也好让父亲不再东跑西蹿，全家凄凉。

那时的我很少与同学交往，就连有的老师也不多理睬我，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每次听到班主任问别的同学父母干什么工作时，当什么官时，我心里就升起一种无名的火焰与卑视。

我从来见不得巴结奉承讨好别人的人，更厌恶那些屈从于权贵的没脊梁者。

两年后我转到另一所离我家较远的小学，在最初去那所学校的日子里，我心里也很沉重。深怕有同学们不喜欢我、远离我；我怕新老师还象以前那位班主任一样，审查我的父母资格，以及央及池鱼般地对待我。事实上我最初的担扰完全错了，以后不久的一件事重重地教训了我也启发了我，使我走出孤独，成

为以后另外一个同名同姓不同质的人，即新我。

那是一天放学后轮到我和郑霞扫地，我心里知道她也看不起我，而我毫不示弱。一种倔强的性格与几年的独往形成的卑视小人的心态促使我与她抗衡。

扫地时她不洒水，当我擦完黑板后拿起条帚扫地时，教室里已尘土飞扬。她使劲扫地，一种气愤的样子，象是我与她同一天值日打扫卫生我的霉气损了她、坏了她好运似的。看着她一脸的不高兴，我心里顿然窜起一股怒火，我一气之下扔下扫把拿了书包就走，她见我走，奔过来抓住不放，要拖我去见老师。我心里很火，既然你闲我跟你使你倒了霉似的，那你一个人干，我走，可你还拦我。你不让我走，那我偏要走，而且今天走定了。想到这，我用力推了她一把，她重重地摔到了，哭着爬起来去了老师那里，我也就径直回家了。

我在学校与家里一样，很少言谈。家庭的环境迫使我回家后只有默默地干活，而且很多，干起来就没个完。那天回家后也同往常一样放下书包就干活，母亲因为忙，也没有觉察到我的反常。

天很快就黑了下来，家里的油灯也点亮了，我仍在干手中的杂活。

“屋里有人吗?”

“谁呀? 请进来吧”

我猛抬头时借着油灯的微弱亮光，让我意外的是恰恰在这时我看到的是我们老师的脸!

“这是阎芳家吗?”老师没有看见我坐在黑处干活，便问了这句。

母亲应过声后将老师让进了屋里坐下，我们老师做了自我介绍。母亲一听是我的老师，而我却不吭声。母亲便说:“你看

这死丫头,你们老师来了你也不招呼一声,连个气都不吭。”

老师先是拉家常闲问一阵,我母亲心里也忐忑着,这么黑了,况且路这么远,老师摸黑走到我们家来,我们这鬼地方又骑不成车,莫非有啥事,母亲就估计是我在学校惹了事了,而且母亲估计事情肯定不小。母亲心里推测着,但也不好问,过了一阵母亲才说:“我们芳子学习咋样? 是不是她惹事了?”

“没啥。我是想出来转转,顺便问问情况。”老师说着这些,但母亲心里还是不放心。

与母亲的闲谈中,老师边谈边打量着我们这间算不上房屋的房屋,问起这房修了多长时间了,是不是我父母们修的,又谈起了农村修房的实在不容易,还供孩子们上学。当老师坐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还未见到我父亲时便又问我父亲在不在家时,我母亲说:“他爸成年不在家,甩下家里的摊子也不闻不问,屋里就我们娘俩,屋里屋外我都得操心,最可气的是周围人看只有我们娘俩,他们总是找事情,唉,难啦!”

这间房是六九年修的,还没几年就漏雨,也没地方做饭,吃住合一,天晴还好,一下雨刮风,屋里就呛得人流泪,实在没办法。家族矛盾多,那年分房时我们什么也没得到,两手空空三个人,就这样出来,开始还是租房子住,过了几年才盖了这间草屋。……母亲又续说这些家史,我默默地流着泪,母亲也一提起这些事就流泪。

陈老师听着这些,好几次掏出了手帕,我更伤心了,忍住泪花,只有哽咽着,不停地抽泣。

后来我母亲又与陈老师拉了好长一段时间家常,陈老师才离开我家回学校。

我知道那天晚上陈老师本意去我家是想说些什么,但那天晚上陈老师后来什么也没多说。当母亲问她时她说没什么事,

只是出来随便走走便到了我家,我母亲始终不信这话。母亲知道,老师一般是不会上我家的,一来必有事,而这个女老师来,只不过是看到家境后没有说出心中的话罢了。

那天晚上陈老师走后,我母亲追问再三,我也说没发生什么事,直到多年以后我上完大学参加了工作说起了那个晚上的事,母亲仍旧记忆犹新。当我道出原委时,母亲还说:“我当时就估摸你肯定在学校犯了错误,要不老师从未进过咱们家门而那天晚上那么黑了她一个女老师竟平白无故上了咱家门,我问她时她还说是出来随便转转,那种情况下怎么会随便转呢?更何况在那个年代!”母亲自信地说着。

第二天我去了学校陈老师并没问起这件事。

从那以后我暗暗努力了,也很感激陈老师,是她‘纠正’了我看人看问题的偏见。

她就是我当年的陈玉红老师。

我村黄埔人

我同学李杨他爸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之一，黄埔毕业后在老蒋手下做官，官位显赫。解放前那些年里，我村人还以此为骄傲呢。

有一年的冬天，我家乡奇特的冷，雪一场接一场的下，外面田地里早已看不出田埂了，路也没了边界。

人们很少外出，即便外出，也是走不远，单凭记忆与感觉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走，生怕落在路边的沟壕里或是路边的水渠里。水早已结冰了，上面又落了一层厚厚的雪，冰也很厚，人可以在上面走。落在上面倒不是说怕掉进水里把衣服弄湿，关键是怕跌在冰面上怕人老骨头易散架，一跤躺下后再也起不来就麻烦了。

腊月二十三这天，天一早就亮亮的，渐渐由亮转白，由白渐红。

这一天雪是没下，人们大多仍旧在家里围着火炕拉家常，或是闷坐着抽旱烟。仅有几个终年闲不住的老人。手拢进衣袖里，或在胸前或是背着手操进袖子里，探着步子慢慢走。

外面风凌冽，实在太冷了他们就用嘴向手上哈哈气，一股白烟，没了。他们见了面，彼此笑笑不说话，或是开句玩笑或是从对方的烟袋里挖一锅烟丝，满满地填进自己的‘大头’烟锅里，再接个火，一边‘嘣嘣’的吸一边默默的背着手踱着步子。

太阳渐渐地升起了,照在雪屋上,泛着淡淡的光。整个田野、村庄已没了明显的界限。树的枝桠间也堆集了大块大块的雪,枝桠密集的地方,雪成盖,厚厚的;稀疏的地方,雪直立成墙状。

就在这时,村里的那几个闲转悠的老人几乎同时看见了有两个人朝村里走来,看得出是一男一女,男的女的都穿的是长大衣,但看不清究竟是谁。

吃中午饭前,太阳才有了一些暖意,村里走动的人也多了起来。与此同时,有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在村民们的口头上迅速传播:“李宏甲回来了!还带了个漂亮的大脚老婆。”

说这话的人带着几分羡慕,听这话的人也带着几分羡幕。只有后生们知天高地高不知道这李宏甲是谁了。待回家后问起父母这李宏甲是谁时,父母们说他是李宏权的哥,在外面干大事的。听着父母说是在外干大事的,足足让这些小后生们羡慕得眼睛瞪得更大。因为在他们那块地方,在外的人都很少,更不用说是干大事了。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大事,但他们也想,要是自己能出去跑一趟。哪怕不干事,只出去看看,逛逛世界,也叫人羡慕,即便马上死了也答应。毕竟他们祖辈人没有几个走出过这片土地。

晚饭后我的父亲背手踱出了门。他想,既然人们说李宏甲回来了,就过去看看,何况小时候还有过交情。走到李宏甲家门口前,见人已集了好多,父亲径直进了门。

“噢,李大哥,里边坐,里这坐。”宏甲见了我父亲一眼认出就急忙招呼着。我父亲落了坐,宏甲就递上了一杯茶,我父亲接了,放在桌边。寒喧人很多,大都是村里的同辈们或是长辈们,也有后生们不安分窜来窜去戏闹的。

“宏甲,这么多年没回来了,这次回来住多久?”坐了一阵后

我父亲问了起来。

“这回不走了。”

“不走了?! 我父亲惊奇地看着宏甲反问了一句。

“是真的。”

……

那晚我父亲回来的很晚。

父亲回来后母亲问:外面情况好吗? 宏甲说了没?

他说世道要变了,跟了老蒋可能命不长,他说他是偷跑回来的。

若干年后,我提起李宏甲的事,父亲说那时候,他也想出去跑一跑,尽管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可呆在家里一辈子还不就是挖土坷垃。但当听了李宏甲那夜的长谈后,父亲终于没有走。母亲在一边插嘴说:还不是我劝你别跑,外面很乱。

以后的每天早晨,李宏甲出来在村子里走走,而后走向村外,面向田野沉思很久。在他回家的最初几个月里,村中的小后生们总是跟在他屁股后面走,大模大样地学他走步子,边学边偷偷地笑,而当这些后生们长大后才知道他以前学李宏甲走的步子叫‘走整步’。

宏甲在回家的第二个年头里生了小孩,取名李杨。也就是在这一年里,全国解放了。

这年以后,李宏甲的笑意也渐渐多了。他老婆也开始在村里走走,这样人们也才知道了她叫秀芝,一个大家闺秀。让村人们感慨的是如今她也是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村妇了。

我们村子里,谁家婆娘赌气了,谁家小媳妇生孩子了,两口打架了这些‘鸡毛之事’刚发生就迅速传遍了全村。农家人,不是缺米了就是少油了,或是一个袒护孩子了,往往经常性地爆发‘战争’,只是如谚语说的那样:天上下雨地下流,两口吵闹不记

仇,早上吃的一锅饭,晚上滚的一个炕。所以打架、吵闹在村子里是‘家常便饭’。

然而宏甲他的家庭与其他家庭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从来就不打架、不吵闹,这一点叫我们村人感慨了好多年!这倒不是说他家就没矛盾,人生在世,吃喝拉撒,柴米油盐,谁家没矛盾呢?只不过他们家一有矛盾就坐下来讲道理。做为人,谁不懂道理呢?可在那个年代又有几个人能坐得下来,谁有那个心情去讲去听呢?

宏甲却不一样,他是受过正规教育的。

“宏甲是受过黄埔教育的,当过大官,见过大世面。”这句话在我们村子里流传了两代人了。

“李杨他爸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我也要考黄埔,娶漂亮的老婆。”我的同学们前些年在校时经常这样戏弄他。当时李杨只是默不作声,默默地看他的书。

后来其他同学大部分没有考中,只有极个别的考上了大学,这其中就有李杨。李杨毕业后去了很远很远的新疆,他学的是石油勘探,至今仍旧工作在新疆的一片沙海里,如今他已有一个小孙子了,听说生活得很好。

去年夏天我出差去了新疆,想起来好多年没见我的同学李杨了,临走前我特意问了他老家人他的地址和大致情况。在新疆办完事后,我特意按老家人给的那个地址,找到了久违多年的老同学。见到他后,我发现他全然不象接近五十的人,好象三十几的人,叫我吃惊。问起他久别这么多年怎么看来仍旧很年轻,他笑了笑说:“万事想开些,心底无私天地宽。”我沉思许久,点了点头。

“爷爷,我回来了。”突然一个小孩喊着冲了进来。

“这是你的孙子?”

"是的，很淘气，不听话。"他爸妈说他也不听，李杨叹了叹气。

"这几年孩子都一样。"我补充了一句。

"你几岁了？"

"六岁。"

"念书了吗？"

"我不念书！"

"为啥？"

"念书没钱，我长大了要开公司，赚好多好多的钱，买个漂亮的老婆。"

"谁教你的？"

"牛牛，军军，还有小明，他们都这样说。"

听到这，我笑着对我同学说：改革开放就是不一样阿！

从新疆回来后，我一直在想：改革开放对人的冲击，不仅仅是对成人的冲击；出生在这个时代的人，首先是幸运，其次还是幸运。

岁 月

岁月的突变，往往给一代人难以承受的打击，伟人如此，凡人亦如此。在我们国家，经历过十年内乱的一代人，对此都有过切肤的体验。

我出生在文革年代，上小学时，正值那场内乱临近结束，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内乱有过点滴记忆。

有天放学后我们排着队回家，边走边唱着歌曲。

“看！咱们的试验田里有人在搞破坏。”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我们都向我们班的试验田方向望去，只见有人在田里麦苗中晒稻草。

“快报告老师。”有人提议了。此时我们都已站定了，我们中已经有同学也认出了是阎欣他爸，阎欣也默不作声。班长迅速跑回学校，等了没几分钟，班长和班主任跑了出来向试验田跑去。我们都默默跟着，只有阎欣一人楞着，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老东西，还不快滚出来，你在田里干什么！”班主任还没走到阎欣他爸跟前就喊开了。班主任一改往日的笑容及谦和，面目狰狞，怒目而视。阎欣他爸只顾干手中的活，仿佛这喊声不曾有，好象整个田野还如以前那样平静，也好象整个旷野里只有他一人劳作。班主任见他就象没有听见自己的命令，很是气愤。班主任冲进麦田，左手揪住阎欣他爸的衣领，右拳狠狠地打，好象他有几辈子的血仇大恨，边打还不解恨，又用膝盖顶阎欣他爸

的腰间。阎欣他爸毕竟老了,经不起这几下踢打就翻倒了。如果是年轻体强的人,经这几下折腾,也就吃不销倒下了,更何况阎欣他爸已年近花甲。这时,班主任又抓住他的衣领将他再一次提起,向学校方向拖。阎欣他爸不走,也不吱声,班主任边踢边打边推桑着。

在这之中,只有班长参与了踢打、推桑,其余我们都楞着。

经班主任这么一折腾,阎欣他爸也没有一点力气了,加之班长的'帮助',终于将阎欣他爸拖到了学校。我们谁也没有回家,就又回到了学校,只有阎欣仍旧站在那块他已站了很久地地方。当他看到父亲被踢打时,他没有放声大哭,只是眼圈湿湿的,泪花要转,忍住没流,而当他爸被班主任推进了学校大门后,他才哇的一声哭出来。

"这老家伙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破坏咱们的试验田,麦苗让他踏坏了。"班主任理直气壮地大声嚷着。他俨然象一个有功之臣,好象他打败了敌人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一样。他自己则觉得从革命队伍里挖掘出了一个"蛀虫",心里充满了成功的快意感。这时,我的班主任一种得意、自豪、喜形于色,同时还为了表白自己的与"敌"不共戴天,露出一种蔑视的神态。看到这里,我再也看不下去了,默默地从同学中溜了出来,准备去找我的同学阎欣,劝他回家,大人的事,咱们管不了。

从学校里出来,我发现阎欣仍在外面的学校围墙边大哭,我走向他跟前。

"别哭了,回家吧,咱们谁也没办法,救不了你爸。"我声音低低地说着这些,拉了他,他才边跟我走边哭着回家了。

听说那天下午放学那么晚了依旧召集了没来得及回家的学生集合,并马上通知老师们召开紧急现场大会。还听说在现场大会上我的班主任又动了手,因为叫阎欣他爸低头认错作检讨,

他硬是不低头也不认错更是一言不发。几个人合着把他头压低下,这样就少不了拳脚帮忙。听说边打边问他当年在老蒋手下究竟干什么活,叫他招认,但他居然默不作声。越不吱声,我的班主任就说他是抗拒教育,打得就越凶。后来那天晚上阎欣他爸回家后就吐血了,从此就卧床不起,一直到死。阎欣他爸死时距那次事件仅三个月。

第二天我起床后去叫阎欣上学,叫了几声不见应,我以为他已经到学校走了,我便一人向学校走去。来到学校,见仅有几个人,没有阎欣。等上早读时,仍不见他来。到了正式课开始了,还不见阎欣来。

放学后我去了他家,他在,默不作声。我问他,他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流泪。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阎欣踏进那所学校的大门。

那年我们刚上四年级。

人生经历仅一回

我上学那些年里，常常是星期天打柴寒暑假亦如此，尤其是上中学后，体力渐好，假期打柴的次数就更多了。

初二那年夏天，有一天准备上山打柴，早早起来磨镰刀，收拾担子，换上了上山专门穿的鞋。这样杂七杂八的一准备，母亲把饭也做好了。吃罢饭便叫上几个伙伴一同出发，到深山里去打柴。

那天早晨天分外晴，我们四个伙伴边走边说。还未到山跟前，已走了近两个钟头，这时太阳也露脸了，晒在身上有些热。我们说走快点，否则回来迟了太阳更厉害更加受不了。这样说说笑笑又走了一个多钟头，爬过了两道梁，过了一条沟，才到了打柴的那面坡上。

那几年，山封的很紧，我们四个人分别藏好绳子、担子，然后去稍远的树林里乱穿，找枯死的树枝桠、风吹断的枝条，拣了东坡跑西坡，来回折腾、颠簸，还得注意梁顶上沟底里有没有护林人朝自己走来，一但发现人，赶紧先蹲下，观察动静，看对方是否发现了自己，而后再拾柴。一但对方发现了自己，赶紧扔了柴就叫其他几个伙伴找好绳子、担子一齐跑，然后再换个地方拾柴。

那天我们正好不凑巧，同伴因搬一根枯树，发出很响的声音，沟底马上就有人喊开了。我们看那人向山上走，我们拔腿就跑，跑到山脊背另一面去，都坐在一片隐蔽的地方不动了，累得

个个没了劲。歇了一阵，我们准备重找地方拾，陈静说："我去看看，那人可能没上来，咱们过一阵把柴背上来。"他走时我们都千叮咛万叮咛，让他小心点，注意别让人抓住了。

过了一阵他回来了，他说没事，他说那人穷喊叫了几声是吓唬咱们，现在连人影都没了。

我们心里都害怕，生怕那人藏在林子里了。陈静说没事，他说要不我先去把我那捆背上来，打探一下动静。我们又怕他再去背时弄出声响但也背回了他的柴，那我们三个人的柴就泡汤了，心里很急，就壮着胆子跟他又去了我们刚才拾柴的地方。返回原处，急忙找到各自的柴堆，心惊肉跳地胡乱捆住，就慌忙的背上柴往山顶爬，汗不停地流，心也跳得很厉害，心跳的声音明显听见。这样急急忙忙背了一捆上了山顶后又去背第二捆，捆到第二捆时已浑身软了，背不动，只有拖在地上向上爬行。上到山脊梁背后，把柴拖到隐蔽地方一扔，躺下后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浑身更软了，汗还是不停的流，口渴得难以忍受，好象喉咙里马上就要冒烟了，奇干奇涩，两眼也冒金光，胳膊腿也不听使唤。躺在那阴凉处，几个伙伴也陆续背柴过来了，我有气无力地躺在那儿看着陈静他们三个。

"你怎么了？脸这么白，这么青。"杨正林问我。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浑身没劲，口渴得要命。"

"躺一阵休息一下再到这沟底去喝些水就行了。这沟底有一眼泉，那泉水很凉，喝了可以提神，去时注意一下就行了。"刘丹补充了一句。

我躺息了一阵后向山下缓慢走去，时间不长我就走到了沟底。

走到树林边上，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沟底怎么还有水稻田。我向前走，怎么也找不见那泉水，返回来又向上沟走去，也不见。

然后我还是向下沟走去，仍旧不见，左右前后都找过了，就是不见。心也急，又怕陈静、刘丹他们等不住了，我又向稻田的另一端走去，也没见泉水，只有水稻田角边屯积了些水。来不及过多的思索，也忍不住干渴的抗议和水的诱惑，累性蹲下来用手捧起了那水喝，喝完那“泉水”顿时精神了许多，浑身也爽快有劲了，这时我才发现水边还有人洗过鱼，刮过鱼鳞，依稀还可见洗过菜的残叶。

此时我又急急忙忙向山上爬，到了山顶时，还看见他们焦急张望的神色，我默默地走向他们。

“找到了吗?”杨正林先问我一句。

“找到了。”我简单地回答了一句。当我已发现他们把我的柴又重新捆好了时，心里涌出一种甜意，也从心底里感激这些好伙伴的帮助与久等。

“现在好些了吗?”

“好多了。”我简单地回答了杨正林一句。

“走吧，挑上担子上路。”陈静说。

“走。”大家齐声了说了句。

走。我默默地排在队伍中了。

那天回家后，我对谁也没说过此事。

升初三后，为考学，我们都几乎不打柴了。那时，作业也开始渐渐的多了起来。

初中毕业后，陈静没有考上就再也没有上学了。杨正林考上了二中，我去了一中，刘丹学了木工。

上学的我们俩也回家次数少多了，都很难相互见上面，彼此各有自己的事情忙。

高中那几年里，虽说与陈静、杨正林等他们来往次数愈来愈少，但每回假期，我们还常常再聚一聚。

大学毕业后我远离了故乡,有时一人孤坐静思,每每想起童年的伙伴们,产生许多感慨。有时独自一人斟上一杯饮料或是啤酒想着这些,眼前又出现了那年那月山顶的惨相及沟底的"泉水"之恩。

每当这种时候,啤酒也就觉得有一股很浓的鱼腥味。

饮料亦然。

岁月遗痕

“不好啦，不好啦，刘哲塌死了！”陈英华跌跌撞撞地飞跑回村里，向村人宣布了这一爆炸性的噩耗。

“呜哇，我—的—儿—啊！你—死—的—好—惨—啊。这么早就撇下娘不管了……啊……”

“呜呜呜……，哇哇哇……”顿时刘哲家哭声撕心裂肺般响起。刘哲的母亲、刘哲的妻子、孩子哭成一片，夹杂着村人的抽泣声、叹息声，这里顿时成了‘悲惨世界’。

这是我们村这几年学大寨修梯田开山种粮炸石修路以来的头一桩人命关天事。这时候刘哲的母亲痛哭不堪，其状甚惨，而村长、村支书又何曾能高兴呢？毕竟是自己当官时丢掉的人命，暂且不说干活人干活时不操心，最起码做为领导也有责任吧？至少是安全防犯教育没有搞好，毕竟是丢了人命是大事，更何况是村上一条硬汉子，能顶风雨办事的人，而村里一旦缺少这些人，别说生产搞不到前面去，就连干个公益活就没人挑头了，不可能说是事事领导都跟着屁股转吧？村长慌慌张张去找村支书，两人一碰头又往工地赶。

到了工地，见石场凌乱不堪，工具到处散乱着，人是都闷闷的坐着、蹲着、站着的都有，表情都很苦。刘哲已被抬到一块地势较平的地方，周围站了很多人，默默地流着泪看着。村长拨开人群。看见他的人也侧了侧身子，不说话，让他走进人群那片空

地。他看见刘哲静静地躺在血泊中,头已经扁了,左眼眼珠子也突了出来。鼻子歪在一边,嘴唇上翻,满脸都是血,几乎认不出来人相了。衣服上满是石渣子、尘土,右腿也曲着,左腿从膝盖处断了,裤子翻卷着,破了。看到这情况,村长蹲下嚎啕大哭了;"我……对不起你啊……刘——哲,你怎么就撇下俺们走了,呜……"

看着老村长悲痛的苦样,周围人就开始劝他了:"老村长,节哀吧,看还是怎么处理现场及后事。"说到这,老村长用袖口擦了擦眼睛,沉痛地说:"用拉石料的汽车把人送回村去,放在村中院场里。"　　说完这些,老村长抬头看了看近处的山远处的天以及这狭长的山沟。山是突兀的,没有一线生机,毕竟这已是隆冬了。山上的树光着枝桠,俨然一副象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的样子。山上的草,枯黄稀疏,一只兔子突然从一堆枯草中窜了出来,一种莫明的悲哀涌上心头,村长似乎也感觉到他的两只眼睛就是一条双管猎枪,又看了看远处的天,天依旧是那个天,只是很黄,太阳已经偏西了很多。两边的山使劲向沟里挤,似乎山沟更狭更长,也好象整个两架山将要合二为一,将他们全部埋在里边。一种更大的莫名悲哀笼罩着他,他再也想不下去了。

村长说完后静静地站了一阵就挥了挥手,示意人们今天散工了。人们收拾了几下散乱的工具,都心沉沉地回家了。

当天晚上,村里各个干部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后事问题。

会上,老支书说:"这件事情对我们打击很大,尤其是对家属。我们要全力以赴做好家属思相工作,让生者满意,让死者魂安。现在先赶紧买好枋子、丧服,挑最好的买,钱多少不要紧,不要让群众也不满意,以免影响学大寨的积极性。这些买东西的事情具体由会计李大成负责办理。"

“这件事对我们都教育很大,很有启发作用,我们不能只顾抓革命促生产,忘记了生产安全性教育,这一点我有责任,现在抓紧办好丧事的同时,生产不能停,丧事办齐后,全村放假一天开追悼会。”村长说完这些后,拿起了茶杯’哧”的喝了一口茶,等待其他人发表见解。

“算了,不要谈责任了,说起责任,谁都有,但也可以说谁都没有。还是讨论家属安置与丧事处理吧。”民兵连长刘长庚说完这些,人们都才松了一口气,好象说这事现在与自己没有关系了,谁不长眼自认倒霉罢了。

“我提议给他两个孩子每人每月多发十斤粮,直到十八岁为止。”妇联主任秦素英又插了一句。

“我建议给死者父母每人每月五块钱,直到养老送终,”出纳也发表了自的看法。

“这些措施都很好,也将会有效,关键是数量问题。”村代表汤建打个圆场。

……讨论会还在继续进行着,直到凌晨三点四十七分才散了,据说是人们都为数字争执定不下结论才暂时结束了。

第二天接着又开了一天的会,为了这个数字问题,各个干部陈述已见。为确定一个合适的数字,花近两天的时间,据说是为了母亲的安慰。

第七天,全村人放假一天,在村中院场上集合,各自带上凳子,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

会上,村长、村支书接连表扬了刘哲为了抓好革命促进生产,积极猛干,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号召人们向刘哲学习,继续努力,搞好生产。

村人们一听这模棱两可的话,心里就不是滋味,什么话!叫我们学习他?!送死?还强调努力、继续,继续努力送死?人们

各自心里嘀咕着，鉴于会场气氛很严肃，人们才没有大声发牢骚，只是心里各自都不顺。

追掉会结束时，村长宣布：为了表彰刘哲同志对我们村学大寨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村委会讨论决定，给刘哲的父母每人每月抚恤金五元。给刘哲的两个孩子每人每月多发十斤粮，用以怀念我们的汉子，”村长顿了顿又说：“粮发到两个孩子年满十八岁为止，钱发到——最后。”

村长巧妙地避开了“死”这一无论那一天无论什么地方人们都忌讳的不祥之词，巧妙地用“最后”一词替换，这便是村长的高明之处。而那一时的停顿，恐怕就是临时没词了在慌乱中急忙找词语。

妙就妙在这。

尾巴

我上中学那几年里，家乡各处都搞轰轰烈烈的学大寨修梯田运动，人们都忙着填平小田整大田，挖了高的填低的，到处都是繁忙的移土修田改造河山的人群。同时，只要哪儿有修梯田的人们，那里的田头地边就是一律插着红旗，红旗在风中迎风舞动着，给忙碌的人们增添几丝鲜活、清新的感觉。

这种年代里，人群都在田地头，路上偶尔也有行人，但都是急匆匆的。道路的要害处都设有民兵流动的值勤岗或检查站，对来往的行人进行检查。

我们几个村聚集在公路边，正好那儿有乡上的供销合作社、卫生院、理发店之类。说起供销合作社，只销不收购，毕竟那个年代人们几乎没有一点东西可销售，更何况也没有时间，确切地说是人们不敢不去干活不支持这场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这样说来，供销合作社一天也没有几个人光顾。理发店只有夜间很晚了才亮灯，理三、五个人就是该休息时间了。白天理发店总锁着门，主人也和其他人一样，去了田里学大寨。而卫生院，每天门是开着，但只有一个值班医生，其他医务人员都已分派下去到各个村学大寨参加劳动了。劳动时他们就把保健箱放在田头地角，一有受伤情况，马上放下手中的活，进行紧急包扎处理。这样以来，这个地段虽说是我们村周围方圆十几平方公里地方的唯一小镇，但每天冷冷清清，更不用说找个商贩烟摊水果摊之

类的,那种年代,禁商如禁毒,而田地都种了大寨式的庄稼,连山也剃光了头开了山种粮食,更不用说叫人们栽果树了。即便深山中偶有山民在林子中偷栽了果树,但果子熟了之后是断不敢拿出去卖的。时间一长,人们也就谈忘了吃水果的欲念。

初二那年秋季开学没几周,有一天我们劳动完后放了学往回走,那时村民们刚放工都在家里做饭,我们刚走到小镇边,就见一堆民兵围拢了在推搡着一个人,走近一看,认出是我们村的张治民,我们看见满地上是柿子,红红的,亮亮的,已经有一部分被踩坏了,但大多数都好好的,只是散乱地滚了一地。我们班同学都站着看,不知是怎么回事,只见两个民兵推他住村里走,可他不肯走,相互在争执着,这几个民兵中有一个张治民的侄儿张建兵,要不是这一点,可能早就动手动脚了。

"我说二爸,你今天干的这种屁漏事,让我怎么说你,唉!你呵你……回村里吧,让你走,你就走吧,"张建兵一脸沮丧的样子说着这些。"叫你走你还不走,要不是你,我……"说到这,张建兵气愤的说不下去了。

张建兵心里想,这种年月,人家都轰轰烈烈学大寨,你竟敢不劳动偷偷地去山里运柿子回来还往外地贩,这不是看着火炕往里跳吗?他也想,这事很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前程。就在张建兵迅速想这些的时候,张治民挪动了几步沉重的步子,收拾他的担子,其他几个民兵这才扭着张治民向村里走去。

"柿子你们吃吧。"民兵连长重重地甩下一句话。我们班同学看民兵们已离开,迅速朝自己早已瞅准的几个柿子上扑去。倾刻间柿子被一扫而光。有几个同学把手中的柿子放在衣襟上一擦,看没了灰尘,大口大口地虎咽着,还有人把柿子藏在了书包里,顿时都做鸟散状。

那天下午村里就在工地上马上召开了现场批斗大会。会

上,村长对张治民这种目无国法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让他站在民兵们搬来的一条凳子上,低下头。

“现在,全国上下,形势一片大好,学大寨运动,轰轰烈烈,群众的革命干劲、积极性很高,这很好。但是,有极少数现行反革命分子,竟敢不拥护国家的政策,不顾咱们村上的一再警告,偷偷摸摸,去贩运柿子,搞资本主义,这种情况,决不能再继续下去,这种资本主义的尾巴不能再继续生长下去,我们必须割掉。”村长一字一句有板有眼地说完这些后喝了口水润了润干渴的嗓子接着继续说。

“我现在宣布村上给张治民的处罚决定:‘为了坚决、全面、积极地贯彻学大寨运动;为了严肃村纪,改造敌人,教育人民,我们要对他执行以下决定,从今天起,以后每天必须多加班干四个钟点,并且今年内不再给他记工分。’现在由民兵连长陈建功给讲述他抓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经过,大家欢迎。”

民兵连长详细汇报完经过后还警告大家不要轻举妄动,要严格遵守国家法令政策和村规民约,否则下场和这一样。

会上,其他干部也义愤填膺地陈述己见,指责张治民的罪行,唯村民们默默地坐在土坷垃上一言不发,大气不敢出。

这件事发生的第二天早,张建兵就去了工地干活,村人们戏称:“削官为民”,当然这都是在背地里叫的。

果然不出张建兵所料,这件事牵连了他。

家乡的小山村

我家乡那座小村庄，背依巴山，面临汉水，一年四季，气候适中，物产丰富，人称小江南。

叫小江南，一则是我的家乡地处中国南北地理位置、自然气候的南北分界线上，气候四季温和，雨量适中，物产富饶。不象纯南方那么热，雨水那么广；不象纯北方那么冷，雨量那么少，物产单一化。二则是地方很小，仅几十平方公里，但仍是兵家必争之地。

小时候，夏天夜里纳凉，小孩家们总爱搬个小凳子坐在大人的周围，或是缠着奶奶讲童话，或是听爷爷讲三国时候发生在我们家乡的故事。一边听一边瞅着爷爷的胡子一动一动的，偶有调皮的玩童听厌了爷爷又是老掉牙的同样故事，没了兴趣，就趁爷爷讲时不注意偷偷去揪一下爷爷的胡子，痛得爷爷用蒲扇打。往往这时爷爷就换一个话题，不讲萧何月下追韩信，也不讲诸葛亮打仗，就讲好久没有听了的李自成在我们家乡稍远的地方打仗，或是讲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时间久了，小孩们实在困得支持不住了就靠在爷爷、奶奶的腿上听，渐渐地也就进入了梦乡，这时，爷爷、奶奶就不再讲了，只用蒲扇给孙子驱赶身上的蚊子，眼睛看着天空，想自己的心思，或是想自己小时候的一些难忘的经历、记忆，或是想自己青年时候的几件刻骨铭心的激动场面、情景。我想，那时候，爷爷、奶奶一定是眼睛亮亮的，脸上也泛起

红晕。

有时候我们听厌了爷爷、奶奶千篇一律的故事，就偷偷地溜到村边那条小渠边，去玩水。一到渠上，见有村里的一些大姐姐们坐在渠里洗澡，我们也就急急忙忙扒掉衣裤从小桥上往渠里跳，溅得姑娘们满头是水花，她们嬉笑着、骂着，然后就给我们用手划水，我们就嬉笑着跑开。那时我们还很小，也不知羞，衣裤扒光就往水里跳，好在水也不深。我们有时直着往下倒，跳得很开心。在水里嬉闹着，正在高兴劲头上，突然就听到刘哲他母亲扯着嗓子喊刘哲，那声音细长极长，只要她一开口喊，方圆三、四里地范围内的人都能听到，尤其是夏夜，她一喊过，那虫鸣、蛙叫彼此起伏，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混响乐。这也许是村人们的夸张，但刘哲往往一听到喊声就从水里蹦蹦跳跳奔上岸，浑身是水，也顾不得凉干，穿了裤子提着衣服就一边穿一边往回跑。过后不久我们再嬉闹一阵水也就跟在大姐姐们屁股后笑骂着回家了。

稍大一些后，我们夜晚就不去水渠上了，但我们转到了白天。每天中午一到，一大群男孩们就往渠上涌，到了那座小桥边，脱光衣裤又是往水里倒，照样平放着落进水里，又很开心。这种时候，村妇们、村姑们是不去渠上的，而夜晚那片天地又成了她们的天下，尤其是夏天的夜晚，村姑们泡在那样凉凉的水里，心也惬意得很。

春天，在我的家乡，也有孩子热闹的时候。

春潮一过，我的家乡又热闹了。大人们开始春耕播种，忙着田地里的活，小孩们也快活无比。小孩们总在一开春就盼三月三，农历三月三是一种民间节日。

在我的家乡，三月三那天，母亲们总要放下手中忙了一整年的活，翻东翻西，找些黄豆、包谷、蚕豆。或者是豆子少了就加一样麦子之类，每样炒一次，都炒熟了之后又混在一起，每人平均

分一些,然后剩下的就装进布袋里挂起来,还常常劝孩子们省着吃,然后就又去找鸡蛋,找小刀子。找好鸡蛋,孩子们跟了母亲去村外小渠边。这时渠边路旁已有好多母亲在烧鸡蛋。这是每年一度的惯例,小孩们一年四季心里都很盼望的日子。

母亲蹲在路边后,开始挖小洞。这种洞要挖小挖圆,刚好放一个鸡蛋。母亲们一边开始挖就吩咐小孩们去到渠坎下边草堆上取稻草,取回来后,母亲也就把洞挖好了,放进鸡蛋,上面埋好土,盖平。这样放些草在上面,母亲就从身上掏出火柴,刺啦的一声划燃点着稻草烧鸡蛋。忘了拿火柴的母亲们就从旁边的其他人那火堆上取火种。这种时候最难等,总盼快快烧,鸡蛋也就早一点熟。孩子们平时很少吃鸡蛋,平时鸡刚一下蛋后母亲们就把热乎乎的蛋拿走藏在瓦灌里,等存多了就拿到小镇上卖了,再用这钱换回些油、盐之类,这样孩子们也只能是在每年的三月三才能“开戒”。

烧上一阵后,有时听到爆响,有时无声。母亲估计熟了后。又小心地用小刀先刮去上面的松土,然后在洞周围挖,剜掉周围土后鸡蛋松了,这才拿出。稍凉一下后母亲就开始剥皮,剥了壳,母亲总要给孩子们讲烧出的鸡蛋的各种怪形状。有时母亲给你在这熟鸡蛋上找出哪是你的头,哪是你的耳朵,甚至还头头是道的说出你的眼睛、嘴巴或者鼻子等等。有时母亲说:“这突起的是山,这低凹处是柴,以后你会过好日子的。”这时,孩子们早已添了几次嘴唇了,眼睛一直盯着这鸡蛋,生怕鸡蛋象鸡一样飞了。母亲讲完后把鸡蛋给了孩子,孩子小口小口的咬着,吃完后,母亲拿了小刀或是去看其他人家孩子“烧出的命”,或者是径直回家去,孩子们就跟在母亲后面走。家境稍好的人家也有给孩子烧两个三个的,但大多数人家只是烧一个。

这一天母亲走到哪里,孩子总要跟到那里,其实再也没啥盼

头，可孩子们总盼再有意外的惊喜。这样一直到长大了母亲又给自己的孩子烧鸡蛋时还没有盼来一个意外的惊喜为止，看着自己的孩子如当年自己一样，三月三蹦蹦跳跳跟了奶奶去村外老渠边，自己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虽然说这一代的小孩连鸡蛋也不爱吃，但这一古老的吃法他们没有经历过几回，更没那时的心境。

毕竟时代进化了。

好多年没有回故乡了，也不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这种古老的民俗是否依旧？

去年的初春，我回了几个月的故乡，在白天在夜晚我都常去村口徘徊，寻找儿时的踪迹。

村边那条渠依旧，只是不见了水声，渠里只有一点点黑乎乎的又脏又臭的水。我又想起了村人们说过上面的村子建了几个工厂。拦住了渠的上游，把水引进工厂搞生产了。我想，那曾叫我们那代人一度梦牵魂绕的小渠水是不会再有的了，那儿时的欢快声、笑骂声，只有在那曾经跌落笑声的上空去寻觅了，或许能寻得到。

有天晚上我问老母亲，三月三是否还烧鸡蛋？母亲说烧，只是小孩们越来越不爱吃鸡蛋了。听了母亲的话，我心里先是失落，而后暖意融融。

时代不同了！

毕竟生活在进化。

回首大学

临近毕业,愈来愈觉得四年瞬闪而过。当初刚刚踏进大学校门时,踏着浅浅的积水,漫步于校园小径上,设想啃上四年书,把自己有形和无形的肌体用墨水浸泡个透,可今天越来越觉得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设想。

四年中,我们有过球场上拼博的神采,有过激烈的哲学问题讨论,有过思维活跃的“卧谈会”,也有过踏青时惊诧于大自然的神奇壮美而情不自禁地出口成诗,这一切都已标定在我们人生坐标的交叉点上,成为历史成为珍存!

四年来,我们每个人的风雨日记都已沉淀、净化,升华为心中的一本不可再版的圣经。在这部经典里,有我美丽而忧伤的青鸟,有你心灵的的彩虹垂悬,有我们共同编织的花环,花环的一面朝着过去,另一面指向未来!

人常言,大学日子神不换,我赞同这种说法。四年中,我们靠国家靠父母双重支持,自己则油盐酱醋柴不问,背起书包走向窗明几净的教室,静听老师的侃侃而谈,课后,我们为一个课堂上的问题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而后又得不出一致的结论,之后去请教老师弄个水落石出或者是拍拍肩膀一笑了之又各自钻入图书馆寻找自己的答案。

图书馆是个好地方。四年中,我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外,剩下时候便与她为伍了。在那里,我粗翻细读详略得当,如饥似渴

地遨游于知识的大海洋，伴我度过许多时光。

四年来，几十门课和那些密密码码的分数并不值得自豪和炫耀，也不是自豪之本。唯有这段日子拥有真诚拥有年轻，也有说不完的趣事学不厌的口头禅。尤其是愈到后来愈发觉书海之大我之渺小，只有竭尽全力信心十足地掌舵，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水手，唯愿成为好水手，这也就无愧于四年春秋无愧于满头银发的教授。

我想毕业后我们天南地北各奔东西，虽说我们同学四年之后遥遥相居也许今生不再见面，可我们毕竟拥有了四年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心愿——为了母亲披上绿装。因此，我无怨无悔。

不久我们将把生命之船驶出大学平静的港湾，远离这人生的码头，乘长风搏击于社会的大海洋，到那时，即便风起浪涌，只要信念不灭，我们的船头仍会指向母亲，我们始终将处在以母亲为心的同心园上，同心协力再度拼搏。

我始终坚信，我是同心圆上一条船！

我们责无旁贷

自从进入林学院的那天起,我们就渐渐感到一种使命感的驱使,面对圣洁的绿,我从不敢懈怠。也就是从那天起,注定了我们的命运与祖国绿色事业息息相关!

我很早就喜欢郊游,进入林学院后,由于职业与山川紧相连,我便将这一爱好发扬光大。我到过大漠孤烟直的新疆沙漠和青海的盐碱地,也到过甘肃的许多不毛之地和风沙弥漫的陕北黄土高坡,你的呐喊与大自然的空旷与苍凉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只有这时,你方会体验到自然之大人之渺小!也只有这时你才真正怀念起生命色,渴盼沙漠中出现绿州!在烈日的沙漠中孤旅,水是唯一的渴望,也许这时你设想前方有一棵树,仅仅一棵就足够!只要能有几片绿叶能撑起一方天空,洒下点滴绿荫,给孤旅沙漠中的人以生存暗示,也就足以使他心旷神怡,难以忘怀。

我们平时在内地很难体验到视野中失去绿色的真正含义,只有在这无边的沙漠与天际的交融中,方会理解生命的伟大与改造自然的势在必行,也只有这时你才会真正理解百分之十三点九的全部内含!人只有在这种天地里,才会懂得森林是人类最本质的朋友!遗憾的是至今仍有许多人在肆意地毁坏我们生存的唯一家园——森林。

珍惜绿色吧!每当我们在夏日炎炎中劳动完后步入绿荫拭

去汗渍时,你定会神醉身酥。畅游林中,碧柔柔,林海幽幽,心灵为之陶醉。想到这,你不为自己做一个绿色工作者而自豪么?!

我时常默默地想,那四年来的勤学苦练,那四年来的绿色熏陶,究竟我心是否翠绿?我们人生史页是否被染成生命色?为挽救绿色危机,做为林业先锋官,我们怎么干?在今天看来,这仍是一个未知数,可我们愿注入毕生精力而为之奋斗,用行动书写我们绿色的誓言,以告慰四年绿海锤炼。

我们一届一届的林业人踏着烟雨蒙蒙走向绿色圣堂,四年后在夏末驶出驿站,去播种去浇灌去延展生命色。我现在才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每届新林业人步入这片故土时,总有一场雨,在恰如其分的时候浇灌我们!呵,我们每个人都是人海中的一棵树,从干旱半干旱地区移入,在这绿色摇篮里生根、发芽、抚育,等到根深叶茂枝粗时,又移出这片土地,植入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故乡遮一方烈日,送一丝绿风,给人以绿色的渴盼与畅想!

夏末秋至,迎接她的必将是沉甸甸的秋!

思　念

思念如水，流在初春的风里，缓缓地。

独自漂泊，乡思总袭上心头。思念把自己捻成线，放飞春的风筝。

思念是一艘小船，载着你驶向记忆的深处，任斜风吹拂，任细雨冲刷。

故乡的小河，清凉、流畅、欢快；故乡的小河，流淌着岁月的梦幻和童年的天真。

走在故乡的绿野上，追逐彩蝶，追寻云彩，总想溶入绿海，化做泥土，滋润禾苗；化做砂石，铸就栋梁。

故乡的天，雨过如水洗 ，晶莹、浑圆。蓦然，彩虹垂悬，如弯月增辉，如彩镰并驾。听长者说，这是牛郎与七仙女相会的鸳鸯桥。小时候，总想跨上这彩桥！

风大了，收回放飞的思念。

思念是桥，我是桥墩，你是另一个。

思念有声、有色、有味。夏夜，伴着虫鸣哇叫，我默默地念你。秋末，伏案沉思，脸上流出浓浓的笑，清香、甘甜。

思念如水，细细地流淌，流在初春的风里。

练车去长城

我是在不知去向的情况下被扔在长城脚下的。

那个星期天同往常一样,我们到教练场先是擦车、加水。我们正在干活,师傅来了,“今天我带你们出去练练。”扔下一句话就去蹲在一边抽烟。

“去哪?”一个师兄问。

“山里。”师傅这么一回答,我们就不再好问了。

一边擦车就想,头一次上实际的公路练,是否还是如往常在教练场一样先让小张开第一个?如果小张开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又会安排谁呢?要是第一个小张开,又开得很好,第二个轮到自己开砸了,那不叫师傅训个够?小张平时就开得很好,经常受到师傅的表扬,即是头一次上公路,估计问题也不会大。

收拾完之后,师傅说:“上车吧。”边说就往驾驶室里钻。“小张坐前面来”。师傅又补充了一句。

出了教练场就是一条繁忙的乡村公路,师傅怕一出门就出个事,所以先是他开这一段。很快就到了一座大桥,一过桥就拐向另一条较窄的土路。在这条土路上没开多远就靠边停车了。师傅下了车,从车门的另一侧上去,这时小张已经坐在了驾驶位置上。随即车就开了。

车在这条乡村土路上飞快地行驶着,我们在车厢里坐久了就站到车厢后半部看路边的风景,一边看一边还在盘算下一个

不知该叫谁开了。车随路拐，摇晃着，大约半个钟头后，车就到了一个山脚下，沿着山脚下走了约有一刻钟时间，车就拐向了通往山沟的另一条便道。随即，车也就停了下来，小张出了驾驶室还未爬上后车厢就说："小刘，师傅叫你上去开。"我心'扑通'一下就跳快了。硬着头皮进了驾驶室，稍微定了一下神就按平时练习的套路开始打开左转向灯、挂挡、松手闸、松离合、踩油门。车跑出了几百米远，师傅说：想想还有什么问题？我低头一看仪表盘，见左转向灯指示灯还在一闪一闪。急忙关掉左转向灯继续掌稳方向盘，没几分钟，车就到了一山口铁道处，急忙踩刹车、换档、减速，左右了望确信无火车开才慢慢过铁道。平时在教练场练习时遇到有铁路标志时，作了望状时，望见的只有两边水塘里荷叶田田，丝毫没有真正开车过铁路的感觉。过了铁道刚加速换档还没挂满档就又接着上坡，还是老套路，刹车、减档、给油。师傅急了："怎么上坡减档还踩刹车？本来车上坡就吃力，这如同在平路上行驶时你踩的那一脚刹车，怎么上坡你还踩刹车？弄不好就灭火！"此后师傅不再说话。

山路越来越险，拐弯也很多，且大多弯急路陡。路随山转，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车就是不停地加减档。路边的景色如何，山势是否高俊、陡峭，我没有丝毫感受，只感觉精神太紧张、眼睛太累了。过了很久，前面出现了一片开阔地，两边很多柿子树上挂着黄黄的柿子撞进视线。几分钟后，车就出了这片柿子林到了一座简易小石桥，一过桥就又接着上坡。刚上了大约有一半坡路吧，就突然发现前面坡路正中停了一辆车，我紧急刹车，由于心里有点慌，忘记了先把离合踩到底，车停下来也就灭火了。我拉紧手制动闸还踩着刹车等候前面的车走。等前面的车走后，我就发动、挂挡、松手闸，'嘭'地一声灭火了。一边松手闸一边就踩油门。师傅又说话了。我又来一遍，又灭火了。接着继

续试，仍然失败。这时师傅火了，“下去。”师傅命令。我一脸茫然地爬进后车厢，师兄们问：怎么搞的？我也不知道。我简单地回答。在这之时，师傅已经喊小于上去开了。

小于开了不久，路就一直平坦了。车沿着山沟底一直曲拐着前进，过了很久，小张说：看！长城。我们齐齐地向她指的方向看去。一段长城横在山脊上，长城的垛口不太明显，但风火台清晰可见。这样又继续前行，同样又换小陈、小高都练习了一阵车就拐进了另一个山沟。在这条山沟里开了没一会就靠边停车了。我们还以为有什么事，师傅和小高就出了驾驶室。“都下车，到了。”师傅说。

“今天我们爬长城。”师傅补充了一句。

下车后我们才发现此时我们在一个水库的大坝边。沿着水库堤坝向对岸走去。在水库大堤上，我们才发现了在我们停车处不远的前方左侧山石上有两个巨大的红字：金汤。近看水面，波光粼粼，山色倒映在水里，碧如翡翠；远看水库坝下，水柱喷泻而下，声如洪钟，在山间回荡开，并在谷底溅起朵朵浪花。

一过水库大堤紧接着就是长城。最初的这段长城很陡，加之城墙上的砖都被拆走了，也没了墙顶的台阶，所以爬这段长城的危险程度很大。我们相互提醒着小心谨慎。越往上，越陡。在这段长城上，我们几乎是贴着长城墙顶的泥皮缓缓上升的。到了这一段顶部，就是一风火台。这个风火台基本保存完整，再向上，连城墙也渐渐都有了。后来我们又爬了一段那保存完好的古长城才返回沟底的公路上。

在那段长城上，我想了很多：当年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征用无数的劳力花费大量的金钱，修筑长城，经历历史的风霜雨雪洗礼后，留给我们今天的却是一堆残砖烂瓦。唯有那残破的墙顶上不灭的野草和岁岁盛开的鲜花给后人以点滴历史的启示：只

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符合人民的意愿的东西,才是历史的永存。

站立长城顶端,放眼望去,满目青山,溪水在山脚下汇聚成金汤水库,给这险山又增添了不少亮色。遥想当年千军万马筑长城的壮观场面,抚昔今日残败的古长城,一切皆在风雨中。

补记:'金汤水库'又名'黄花城水库'。此处长城为'头道关长城',始建于南北朝,戚继光时完善,并增加兵力镇守此处关口。秦时,此处长城与别处长城连成一体。在大兴水利大量修造梯田的年代,断此长城筑水库一座,水库坝皆系此处城墙上砖石筑就。

路

屋里已堆满了柴草,除了门口处一张小桌子紧贴墙靠近窗户,一个面积比屁股还小的方凳外,几乎再无下脚的地方。桌子上有一盏油腻腻的煤油灯,昏暗的灯光摇曳着。一大摞大小不一的书和几个笔记本,一个面目清瘦的年轻人在灯下苦读,偶尔起来转转,活动一下筋骨,再回到书桌前温习功课。白天,除了熄灭的煤油灯放在窗台上外,别无任何变化。依旧是一大摞书和几个大小不一的本子在陪着默默无语的年轻人读书。这便是我十多年前的身影。

那时,我的许多同学都已经坐在了大学或中专的明亮大教室里学习或正在编织他们明天美好的理想。而这时的我,却已经是在背负高考惨败的自身心理压力和村人的议论后又因拒绝给村支书送礼被拒之军营大门外之后的再度奋发自学,以求来年考大学,给那些村中掌握点滴权力就想吃人钱财的某些人以有力的回击。

寒去暑尽,一年的勤学苦练,一年的默默无语,终于在第二年秋天,我用一年的心血,换取了一张大学入学通知书。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没有丝毫的欣喜若狂,只有心灵的重担如释负重。我无声无息地向书店走去,用我身上仅有的几元钱,准备买本书,给我的再度高考并即将进大学留本“纪念册”。

去书店的路上,一个挥不去的身影总在眼前晃动:父亲那弯

得很低的腰以及不停挥动的镰刀。而最为明显的还是背上那洗得发白的衣衫和那上面多次湿而又干的汗渍印迹。等到父亲站直喘气时,已经明显可见的是那腰总是成一种姿势:如一弯弦月。这幅岁月的雕像已经深深地刻在我心灵的版块上,成一幅磨不去的岁月版画,永存我心底。

到了书店,浏览了一下书店里的图书,感到书是很多,但我只能买回一本。翻来翻去,最后几经盘算,还是花五块四买回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作为唯一的纪念。至今这本书仍旧在陪伴着我的读写生活。

窗外的爆竹一浪高过一浪,书房里橘黄色柔柔的灯光映着年轻人的脸。一张大书桌,一排装满了书的大书架,这是书房最明显的摆设。

“嗵—,嗵—”开始放礼花了。年轻人离开了书桌,走到窗前,遥看西城那片在白天里别致的楼群在夜晚的身影,以及那片楼群周围多彩的礼花陷入沉思中。这是前年的我在西山脚下那片别墅群里过春节时的情形。

十多年前的高考,让我从山村乡野进入大学殿堂继而来到北京坐在中央国家机关的明亮大办公室里做自己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工作之余,还让我那终生只认得三个字的母亲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报刊上找到她所起的名字,在广播里听到同样是这三个字组成的名字。

高考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这条路通向山外。

写在树皮上的情书

那是我们刚刚开始实习不久的一天下午,因实习车间的机器出了问题而不得不放假半天。离开晚饭的时间还很早,我就去荣的宿舍找她。我们住在同一层楼,几步就到了她的宿舍。敲门,听见就她一人应声。随声进门,见她一人在。这么好的时光怎么不出去转转?去哪转?她问。我说随便走走。她应允了。那我先去厂门口等你。她笑而作答 。

在厂门外等了很久她才出来。见她换了新衣服,我说:红衣少女,亮丽可爱。是么?她浅浅一笑。去哪?她问。去山脚下转转吧。可以。她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就朝不远处的山脚下走去。这是一条通往大山那边的低等级公路,路面坑坑洼洼,路边的树也稀稀落落。沿着这条路不久就到山脚下。离山还有几百米远,就听见水声潺潺,再向前走没多久,就见一座水泥大桥横跨河上。去河那边坐坐吧。我说。我们过了桥就向桥的下游走去。那时太阳依旧较高,只是太阳的热度下降了许多。我们找了个较好的位置相距不远面水而坐。河水很净,清澈见底。河床上有很多石头,好多石头露出水面傲然挺立,水流在这些大石头上激起的浪花不大,但潺潺的水声却缭绕不断。

那是一个可爱的时光,阳光依旧明媚,云彩在头顶详和地游移,心情也象那天空一样高远。河边的气氛是热烈的,除了河水的渲哗,不时还有小鸟在周围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我们天南海

北无所不谈，谈四年来的同学趣事，谈家乡的风土人情以及我们即将面对的未来岁月。

天渐渐黑了。我们依旧话题正浓，依旧坐在相距几步之远的两块石头上谈古论今。又过了很久，我说该回了。她默无声息地起身，我们一同向工厂方向走去。回到宿舍，我推门进去，见屋里坐了很多人，车间主任正在讲话。我找个空地方坐下。当时车间主任见我进门了，就稍微停顿了一下。这时副厂长插话了：小杜，你回来之前我们等了你一阵，会议也刚开始。你们来了之后车间还没开过会，今天机器出了毛病，下午大家都休息，晚上临时决定开个会。所以没有提前通知大家。开会主要是讲讲车间的生产情况。陈主任，你继续讲吧。接着，车间主任就继续讲最近的生产情况、产量问题等等。会议又持续了近二十分钟就结束了。

会议结束后工厂的人一走，我们这帮实习的同学就嚷嚷：老杜，你小子今晚去哪了？没去哪啊，我一直在啊?！你小子——哈哈！平时看起来很老实，刚来这才没几天，就长胆子了？去一边吧。我连反驳带狡辩，怎么那么晚才回来？是否把荣骗出去了？出去都干什么了？流氓一群。我对他们的群起围攻笑面骂之。嬉闹一阵后我们就熄灯休息了。

那夜我辗转难眠。

此后有一天上班，我利用观看生产线流程的名义去了原木场。在原木堆中，我找了几个比较好的红桦树皮悄悄拿回宿舍夹进书页又溜回原木场返回车间。有一天，我将自己反复推敲的一首诗歌仔细地用签字笔写在那已剪成心形的鲜红、透明的红桦树皮上。之后，我敲开了荣的宿舍门，只有她一人在。“我送你一首歌，是我用心叶做成的。”随即我从拿着的书里取出那枚心的凝结赠给她。她看了这个礼物后，眼睛亮亮的，接着说：

"你真好。"

那是我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

延河水

一条河缓缓地流淌着，淌过心底的空旷，冲刷着潮湿的记忆，抚平了历史的残痕，浪涛东涌，奔泻而去。

从上五千年母亲临盆的阵痛后就涌出，如母乳汩汩地流淌，喂养着黄土地上饥渴的灵魂焦黄的面孔。我们是饱吸你的乳汁长大的黄土新人呵！你也是在黄土的焦渴中过沟岔、漫土岗、奔峡谷、涌窄川，而后才汇成奔腾不息之势，流成华夏浩荡之情。你又流过了下五千年，才从宝塔脚下流进了天安门广场，流成金水桥畔的不老情。

上下五千年可，多少人为你高歌，多少人把你追随！你洗涤了黄土地上的万年愁怨，洗 炼成了圣洁的土地。从此后，好儿女奔向延安心系宝塔！

宝塔的灯光划过夜空后，延安成了失眠的城，不夜城。

延河欢唱，宝塔生辉。宝塔高昂头颅，仰望天安门城楼，宝塔站成心中的圣碑！

延河的欢唱带着宝塔的身影，带着静立的崇敬与执着的信仰，带着鲜红的信念与渴求，奔向九洲，奔向东海。

延河水急急地淌过我的心，奔向远方。

山村夜

中秋，夜栖山村小店。山村的夜特别美，于是，步出户外，领略这别具一格的美。

山村人家，吃罢晚饭，关好门，早早地就休息了。山村夜晚格外宁静，没有闹市那车鸣机吼人喧的繁杂，到处一派安祥的景色。

眼前，黑糊糊的一片。不久，月亮从云缝中挤出，挂在树梢上，笑窥人间大地。山风微拂，树影撒下满地斑驳。

远处，依稀可辨的山，重峦迭嶂。

清风徐徐，林涛声起，任山风撩起我的秀发，任思绪飞跃秦岭，跨过汉水，追回故乡的梦。林涛声声，可是大山的欢歌，抑或是山民们阵阵鼾声？

山村的夜是秀丽的，夜的山村如雄狮酣眠。

山村的夜是一首优美的朦胧诗。

山村的夜是一幅浓染的山水画。

陪我走段路，好吗？

我正在一段幽幽林荫道的上坡路段艰难地蹬着我那辆“老爷车”，夜幕下的香山在秋的薄雾中显得更加美丽，路上行人欲断魂了，这段路就显得有些森森可怕，但毕竟我在这一带附近居住，心中也就壮了几分胆，我边蹬着车边欣赏着路边的景色，舒散着一天来工作的疲劳和心的困顿。

“请等等。”细柔的急粗声从近处传来。虽说当时天时已晚，可路上行人的面孔依稀可辨。我回头看时，只见一个很漂亮的女孩肩挎着一只别致的坤包，神色紧张地行走着。我回头看时，却再没有听见喊声。我以为听错了，又没见别人，就继续蹬车。

“请等等，请等等我。”我这次回头时确证了她在向我喊，我停下车来问她有什么事。

“陪我走段路好么？我很害怕。”

我心里在正忧虑，同时也在飞快地胡思乱想着。我早就知道许多地方都有一些“行为不规”的女子在外面兜售自己的青春，可我又迅速地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我想这个女孩子或许确实需要我的帮助。

“怎么回事？”

“我总感觉前面的那个人要劫我，自他从我后面骑过去后就不停地回头，慢腾腾地骑，时而停下来一直看着我，我好害怕。”

我这才看见前面不远处确实有一男子停着车子未下来脚却

掂在地上,一直回头看着。

“别怕,跟我走!”

其实我自己心里正在捉摸:要是这个男子果真图谋不规动真格时,那魁梧的身材肯定叫我吃不消他的一拳头,我体单力薄。可转眼一想,即便我打不过时只要这个女子能脱身,我拼不过受了伤也是公费医疗说不定明天的报纸上就又多了一个“英雄”。我马上显出了镇静与从容,也就套用《女友》上的《大哥,等等我》中的“说说笑笑老朋友”的姿态,不明真相的人保准认为我们是老朋友在路上正巧碰上了。

当我们俩说说笑笑地从那个男子身边经过时,那个男子明显地恶眼相待,用力地看了我们几眼。

“那您怎么就认定我不是坏人?”错过那个男子后我第一句这样问她。

“你不象。”她果断地说。

“怎么个不象?”

“凭您的睛镜。”

我一直为自己的眼境苦恼不已,上中学时眼睛好的时候羡慕班主任扶眼镜那很规律性的动作,下课后跟老师说老师你扶眼镜的动作很好看很优美。

“当你们自己以后戴上眼镜时你们自己就深知其中的苦恼了。”当时听了老师这无可奈何的叹息话,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透的。而当以后的岁月中深受眼镜之害时才理解了老师当年的无可奈何之词。在这么多年的求学生涯以及现在工作之中,很少有人夸赞“眼镜人”的话语叫我感动,然后此时此刻这位弱女子的一句赞词叫我从心底里感激她说这话是真诚的表露,决非戏言。

“戴眼镜的人怎么就没有坏人呢?”我反问她。

“戴眼镜的人大多都有学问,即便有坏心眼的人,也不多。”

“哦,谢谢您的估价,不过不一定,也许对某一个人来说,很有可能他遇到的接连几个正好都是坏人。”

“那要看他怎么认识这个问题,也许有的人就认为自己是个倒霉鬼;也许有的人就认为这种事情谁都有可能碰上,只不过自己多碰上了几次或是连续碰上了几次而已。”

“如果您碰上的几个都不怎么样,那您怎么看待这个实际问题?”

“那我就认为我是后者。”

“嗬,您的观点真有点味。”

“什么味?”她急了,追问着。

“马列味。”

她一下被我的回答逗乐了。

我们边说着边走。“请问您老家是啥地方?”我陡转话题。

“您猜猜。”

“听您口音象陕西长安人。”

“呀! 您怎么猜得这么准?!”

“我也是长安人。”我一本正经地说。

“可您口音却不象。”

“我在北京生活多年了,口音有些变。”

“真的?”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半开玩笑地说。

“别开玩笑了,您真逗。”

“其实呀,我也是陕西人,只不过老家在城固。我大学毕业时在长安实习过,在你们长安生活过一段时间。再者我有好几个哥们是你们长安人,我以前常去他们家里。这么说我即使够不上一个长安人,也够半个长安人吧? 单凭我在长安生活过的

那段时间。”我认真地告诉了她。

“您是在北京工作还在老家那边工作?”我接着问她。

“我到北京来玩。”

“您对北京的印象怎么样?”

“北京很美,有特多的名胜古迹,以致于外地人来北京后大都因时间紧而来不及去转,又匆匆离去。不过这又为我们再来提供了欲望动力。”

“是啊,要不好多人多次来北京仍有可去之地。再者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快,半年一小变,一年一大变。”我不时地给他插几句北京赞美词。

后来我们又谈了些北京与西安的对比处。谈得很开心。

不知不觉我们已走了很远的路。走到一个军事大院门前时,她说:“对不起,我到了。谢谢您陪我走了这么长一段路。”

再见。

再见。

我边回答着又骑上我那辆“老爷车。”

那夜我们走了很长的路,我们彼此都没有问对方的姓名、工作单位或住址之类。我不知今夜她是否如我一样又想起了那天黄昏的那段路,我想也许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不约而同地想起那段香山脚下的坡路,并且我们都在不约而同地在给我们的下一代人在讲这一在别人看来没有什么其实在特定的环境下回味无穷的故事。

钱这东西

“爸,有德他有弟吗?”庆丰拉着卸完粮的空车从村中返回稻田一下田时就急急地问他爸。

“没有,怎么了?”志明听了儿子这种奇怪的问话,反问了庆丰一句。

“那怪了,有德有两个哥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我还从没听说过他有弟啊。可刚才我回村时在村口碰见了一个人,他问我咱们村是不是叫杜家堡村,我说以前是叫杜家堡,现在叫联丰。他就又问我知不知道有个叫刘有德的,我说知道,还是一个队呢。他叫我领他,路上我跟他聊了几句。我问他是有德家的亲戚吧,他说他是有德的弟弟,从台湾回来的,我感到莫明其妙,又不好多问,就领他去了有德家,领到门口我就回去卸谷子去了。”

“我也没听说过他有弟阿?”

“你来咱村晚,当然不知道。”庆丰他爹打断了女人的话,“不过你说这倒是提醒我了,好象那年他娘最后是生了一个小家伙,但听说生下来后第二天就死了。那是她生的第四个,孩子多了,去了也就去了,人们也就不觉得可惜,更没在意。”

“死了的人怎么又会活着从台湾回来呢? 奇怪!”庆丰他妻子莲插了一句嘴。

庆丰他爹、他娘以及他妻子一边干活一边议论着这件事,庆

丰忙着往车上装粮袋,也不时地接一两句。

“他娘不是一心想要个闺女吗,也可能他家哪个远房亲戚早就商量好了,”庆丰他娘推测说,“生个女娃留着,生个男娃就抱过去。或许就这,没别的。”

“八成是他娘一生下来一看是个带把的,当时就送了人,他娘不是只想要闺女了吗,一看没戏,就给了人家。”他爹附合着说。

“……”

“爸,那几年清查海外关系时,查来查去怎么就没听说过有德他有弟在台湾呢?”这让当年参与过清查工作的庆丰甚感莫名其妙。

“查你娘那个脚后跟!还提你那个二杆子事,啥年月,丢人现眼的。”庆丰他爹愤愤地骂了一句。

文革期间,庆丰正值年青,干事积极。当时他在民兵连队里,听说要组织工作组清查有海外关系的家属,以加强对他的管制教育,防止他们蓄意搞敌特破坏活动。他一听说后连气也没吭就报了名,成了清查工作组里的积极分子,就为这,他老子知道后,没少跟他吵。他娘也说不动他,那时他还没结婚。

清查工作一开始,他就特别积极,这样就当上个清查工作小组的副组长。查东家访西家,生怕有‘鱼’漏网。

当时他真为自己的工作做的深入细致而曾自豪得意了好长一段时间,就连一个刚进村的新媳妇老家那边有点海外关系,也都让他没放过!所以当今天听到有德竟有个弟弟在台湾时,他怎么也不相信,感到非常吃惊与意外,同时又被爹骂了个狗血喷头,心里怎么都觉得不平衡,总想骂人,骂娘,可面对的是爹,谁叫他是爹自己是儿子呢,庆丰愤愤地想。

庆丰遭他老子的臭骂后就不再插嘴,心里愤愤的。可他又

想起来那个人的穿着来:衣着质地考究,款式新艳,连咱都活了半截岁数的人了,还从未开过眼界。

其实这时他爹、他娘还在琢磨这件事,虽说志明刚才骂过儿,可自己心里也不踏实。偶尔问问他那个人的模样、相貌、年龄等等,庆丰不高兴地回答着爹和娘的提问。

中午吃饭时,这件事就很快传遍了全村,几乎成了村人们忙中偷闲议论的焦点了。

下午,在各家的田里,人们说的都是这个话题。

人们一律地感到奇怪。

凡是见到有德他弟的人,都无不羡慕。没有见着的人,都懊恼自己吃饭时没有端着碗站在门外边吃看是不是有可能在村里走时碰见或是知道了也没借故去借个东西什么的,哪怕自己有借来不用,也是个理由。

第二天村人们就见到这个自称是有德他弟的人了。

人们干活时,见他走进这片田野里,这里看看,那里瞅瞅,时而拉着人家未收割的谷穗看看,再转到别处。

人们感到奇怪与费解的是:既然他是有德他弟,可有德家活那么忙,他怎么不帮忙反而在田野里闲转悠呢?难道他没看见?!

"有德家活那么忙,人手又少,可他弟怎么还闲转呢?"边收割水稻的张振华说。

"也许他不会收割水稻,"庆丰说,"人家台湾才不用人力收割庄稼呢,就咱们他妈人多。"这话在这片尚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村庄里,谁听了都不信,也不顺耳。

"会吃吗?这世上哪样活路不是人学会的呢?哪个人一生下来就会干所有活?这种活,看不到一分钟准会,连小孩一看都会,何况大人呢!"庆丰他爸听完儿子的混帐话后反驳了一句。

“你还别说,真有好多不会的人。前几天我还看报,说咱们国家棋圣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名子,连衣服都不会洗,这你信吗?洗个衣服不也就是衣服放在盆里加些水加点洗衣粉揉搓一阵就完事了吗,可他竟也不会!”临田收割谷子的后生李青山添了一句,算是给庆丰解了围,替他找个台阶下。

人们手里活很忙,但嘴是自从有德他弟回来后就再没有闲住过。你想想,这种事情,且不说在这样偏远的村庄里,就是在县城里,也许人们议论的更厉害、会更嫉妒与羡慕地不得了。

由于这件事很突然,连村里的老人们都未曾听说过有德还有个弟弟,还是在台湾,看样子很阔。这样人们一边议论着,都总想自己掌握第一手真实材料,然后再神色飞扬地讲给不明真相的人们,只有这样才俨然象有德家里人一样。

这样说来,与有德来往密切的人们总是争先恐后接二连三地发布他们的最新探听动态:“有德他弟就是‘死了’的那个,其实当时就没死。生下他弟后,他娘嫌又是个带把的,又怕孩子多了把大的拉了兵,就把刚生下来的送了人,这就是那个所谓‘死了’的‘老四’”陈新海自豪地说着这些。

“锤子,你就知道这一点。这事我早就知道。”张振华不尿陈新海的神色顶了他一句。

“你知道个鸟,还不是听我嘴动了一下。”陈新海激将了张振华一句。

“去个×,我在文革期间就知道,那时你和庆丰查个鸟,查来查去的,查到了吗?”张振华又顶了陈新海一句。

“你当时又是听谁说的?怎么那时没报告呢?”

“你管我听谁说的,我象你们些二×”。

人心隔肚皮啊!老年人的话不假。在临田正忙着装粮的庆丰听了这些心里愤愤的,既恼怒又不得不感叹一代又一代的真

传:人心惟微。

庆丰想,他当时与振华和新海关系都算不错的了,人生路上好多困惑好多不明事理他们都好不讳言,倾心相谈……想到这,他在心头独独涌出的词只有"姜是老的辣"!

话说到这份上时,他们的交谈或争执戛然而止,谁都会在心里回转一下,谁都会在大脑的深深浅浅的沟回中努力寻找几点'人生哲理',用以警示以后的行为甚至说话。

这时,田野并没有恢复往日的宁静。轰轰作响的打谷机声、走近才听得见嚓嚓嚓的割谷声,以及偶尔天上飞过的云雀声,夹杂着热蒸汽上涌的丝丝声,这无疑是另一部'田园交响曲'。

太阳依旧火烧般烘烤着大地,云也躲的远远的,无风的田野,宛如蒸笼般闷热,混身毛孔都畅开着,汗不停地流,田埂上瓦罐里的水也下降得飞快。

"有德他弟这次回来听说带了好多东西,还有很时兴的衣裳,听说他给他三个哥一人一部分。"有天莲边干活又同她娘说起这件事。

"不止,我还听说每人又给了好多钱。"莲她娘感叹地说。

"咱们家那几年怎么就没跑出去几个呢,要不现在……"莲说了半语就咽了回去。

"跑你……'志明刚习惯性地准备骂:跑你娘那个腿,忽然觉得不对头,面对自己的不是往天那样开口便骂的是自己的女儿或儿子,而今天面对的是自己儿子的媳妇,这样骂未免有失大雅,况且这不是在屋里,是在田野里,左右临田的不是后生就是自己的同辈人,一但说漏了嘴不叫后生们抓住话柄了吗,并且向来公公与儿媳妇是绝不斗嘴的,否则肯定是'臭名远扬'。"要是咱们家人在海外,早就叫庆丰把你娘和我捏死了。"志明忽觉不对头之后哑了半语又急忙改口说了这句。

庆丰没料到媳妇的一句话也把自己牵扯进去，反而遭了骂。虽说那半语谁都明白明明是骂人的，可又能怎么样呢？毕竟他是他的父亲。农家的生活，除了缺衣少米吵吵闹闹要么就是你家的鸡啄了我家菜，或者就是我家的狗咬了你家的鸡之后争争吵吵外，有几天是安安静静的呢？一旦习惯了这种鸡犬不宁打打闹闹争争吵吵的生活后，宁静反而让人不习惯，觉得死气沉沉。

庆丰也不再搭话，只是不停地干活。

各家的田里依旧忙活着。

随着日子的流失，收割水稻的活也快忙完了，村人们也开始收稻草了，也有极少数人家还在收割未完的谷子。打谷机仍旧在响，只是没有前些日子那么轰鸣得厉害了，那孤独的声响象老驴在嘶鸣。有德家就属于这一类，这种人家，大多是吃饭人多，干活人手少。

有德母亲年纪大了，常在家里只能做个饭，而他妻子又很'木囊'，加之他几个哥也都单独过，就他和他母亲过，可他也有四个孩子。两个女儿排行老大、老二，大了也都嫁了，儿子到有两个，稍大的这个，一看家境这么样，在家也没啥奔头，常年往外跑，钱挣到了没有，只有他自己知道，甚至连他爸也不怎么清楚。成年家里活也不少，可连他人影也见不到，更不用说用他的钱了。可小的还小，又不顶用。

有天有德和一个陌生人拉着一口枋子进村，将棺材拉回了家。接着他就开始请人油漆，大漆漆得铮亮。人们都知道，这是他弟给他母亲买的枋子，叫村里老人们听了激动、羡慕地眼圈湿湿的。还听说那口枋子是柏木做的，听说还是专门定做的，板子很厚……。

枋子漆完凉干了之后的第二天，有德他弟就又走了，听说还

是回台湾去。有德去县城送他弟上了火车之后就又骑自行车回来了。

有德回家后仍旧去收割水稻,而这时其他家的水稻几乎全收割完了。

有德他弟刚走的那天晚上,有德怎么也无睡意,他弟临走前有天给他说的那句话反反复复地漂浮在脑海,叫他思绪波动好久。

“……,三哥,明天我要走,你去送送我吧。”

“有成,你也看到了,家里大小一摊子,提起来是我,放下来还要靠我放。没时间啊!你就谅解谅解些吧。”有成听着不语,有德又说:“这回你能回来看上娘一眼,也就叫娘安心了。那些年里,查这查那,娘始终没漏过风声,虽说有个别人知道一点底细,可毕竟碰到好人手里了,要不你就可能见不到娘了,况且这回你回来也买了不少东西。”

“哥,我倒不是说我一人上车不方便,只是……想叫你去跟我乘火车到西安去趟,在那儿转转,看看外面的情况,然后给你买个摩托,再买个电视机绑在车座上带回来。有个摩托出去既快又方便,你看你那自行车锈得快成碳棒了,轮子也快不转了。说实在的,送不送不是主要的,去了买个电视机摩托车才是真正的用意,送我仅是一个借口而已。要不给你送一个电视、摩托,那大哥、二哥呢?我想这个你不会不理解吧。你成年养活娘,家里孩子也多,日子就这样。这么些年,我一直不在家,你一个人照顾娘,而大哥二哥他们都打甩手,不问不闻。给你家里添置点东西,帮补帮补,我希望你能去一趟……”有成一口气说完这些,静静地看着有德,多么希望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以便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一丝安慰与解脱。

“有成,你的心意我领了,只是这些东西我全不要,至于你给

我们每人的那些钱,我会用给我的那部分去给娘买些营养品的,家里情况差,娘年龄也这么大了,我也没有照顾好,"说到这,有德顿了顿,又说:"明天我送你到县城上车后还得马上赶回来收割剩下的那些稻谷,眼看收割完水稻后就到种小麦的时候了,忙季接忙季,人手紧,你就原谅原谅吧。"

有德他弟走后不久,村人们就知道了这一情况,个个垂头丧气,深为有德惋惜。

"白送个电视机,还给辆摩托,你说他笨得就不知道要呢?"陈新海边干活边气愤地说着。

"不要白不要,笨×一个!"张振华停了手中的活接了句下茬。

"唉,不要东西了叫他把这些东西折成钱也行啊!折成钱也不是个小数目呢。"李青山插话了。

"就是。"陈新海附合着。

有天李青山在村边的路上碰见了有德,他试探性地说:"有德叔,听说你弟给了你好多钱,是吧?"

"哪有那事。"

"那想给你摩托、电视该是真的吧?你怎么就不要呢?就是不要乍不叫你弟把买电视、摩托的钱给你呢?那样你不也就成了万元户了?"

"哎,年轻人阿。我说你一句不爱听的话,女人是人家的好,钱是自己挣来的花起来踏实。"

李青山听后再没说什么就进了村,有德也就向田地走去。

这以后,有关有德的事又议论开了,但时隔不久就又渐渐平静了下来。

时隔不久,村人们就又忙着播种小麦了。而在这季农忙的季节里,手忙之余的嘴忙又换成了另外一个话题,续演一部没头

没尾的‘乡村电视连续剧’,似乎刚刚过去月余的“有德事件”不复存在一样。

小村的日子就这样在忙里偷闲地溜走了。

为女起名

妻子怀孕不久,我俩便开始琢磨给孩子起名字。我们在恋爱阶段说过:婚后生个孩子用俩人的姓作孩子名字的前两个字,最后一个字到时候再商定。当时还分析说杜后跟张有些别扭,干脆张就用谐音'章'或'彰'。

妻的肚子在一天天隆起,而孩子的名字丝毫没有起色。那几个月里。不时地注意报刊杂志上的作者名字,电影电视上的编剧、导演、美工、道具乃至烟火、出品人的名字,有时为别人的好名字拍案叫绝,可轮到自己给孩子起名字时竟束手无策。

妻怀孕五个月时一天,她叫我猜想孩子是男是女,我说是女。她问我为什么是女,我说凭感觉。这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不自觉地受感觉影响,总是琢磨起一个女孩的名字。有一天偶然一闪念:樟楠不是很好听么?前面加上姓也不觉得别扭。并且字意也很好:樟,俗称香樟,名贵木材,有香味;楠,高大名贵乔木,且楠字又多作女性名字用字。随告妻子,她亦觉得这个名字不俗,况且在人口暴涨的今天也不会出现重名。

后来偶然还发现:这个名字每个字都有一个木字旁,且三森为森,二林为林。而杜者,即'棠梨',统称'杜树',亦即木材也。这三个字都体现了我们林业工作者的特色。

后来同事提议:给孩子起名字要简单易记易写,我告初定'杜樟楠'。同事说太难写,笔划又多。况且都是左右结构的字,

写出来也不美观。同事又问:若是男孩起什么名字?我说叫‘杜撰’。这不是胡编乱造么?!众笑而作答。后来在很多场合我皆以此名告之,其结果是一致的:众笑而不语。

这样在谈笑间时间就飞快地到了该办理入院手续了。而此时孩子的名字尚未敲定,妻在老家生孩子,生孩子很快,仅两个多钟头就出了产房。可产后竟一直不顺,先是伤口不瘀合,接着就是伤口感染化脓。这期间没能顾上按孩子的性别来认真琢磨名字。

妻在医院住了近一月出院后在家养伤我也不得不回京上班了。在上班之余,我又开始琢磨起名字了。由于我起名字丝毫没起色,同事也就开始帮我琢磨。有一天一上班,同事说要取单字的话就叫‘易’,既简单又容易写,读起来还响亮上口。与妻在电话中说起,她也觉得这名字不错。当时同事是这样解释的:其一,她娘生她不易但愿养她易;其二,你爱诗歌,唐诗名家白居易,居而不易,但愿她居世易。

时间很快就又过了两个月,后来就与妻商定,就以‘杜易’为名字报户口得了,并商定在下一周周一去派出所。还未到周一,妻怕我周一一上班就去了派出所报户口,急急火火地打长途传呼,让我周一别去报户口!我还没问为什么。妻就说老爷子象发现新大陆一样‘忽然发现’孩子名字和我的名字可以提取公因式,且提完后刚好剩下一个谐音词组‘容易’,顿觉不好。还说弟兄姊妹的字才并列相排。

我哑然失笑。

接下来我就又翻开《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汉语成语词典》,几经筛选,列出了一长串女性名字和部分中性名字,供妻参考。结果被一一否定。妻还说:“还自以为是文字工作者呢,连个小孩名也这么久起不出来。”我又是无言以对,后来,我

又查《辞海》,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想从地名由来或古今名家的雅号上得以启迪,结果可想而知。还有一阵,我甚至还想去起名公司请公司给以帮助,一打听,说排队得好几天,而且必须去人排队才行。无可奈何,我再次翻字典、词典。

有一天妻子打电话说有个成语“玉洁冰清”吗?不知我注意过没有?我说倒过来不是“冰清玉洁”?意为:高尚纯结,她说就叫“冰洁”吧,报户口得了。我说太冷。她说:“你不是多次强调,名字其实就是个代号而已么?

我说:“你总算进步了。”我开玩笑说:如果有人始开先河,用数字作人的名字,那我就给她起个代号叫‘321’。她笑了。

后来她说:“就叫杜冰洁吧,报了户口也就心里踏实了。”

她又问:“那小名呢?”

“小雪。”我说。

“为什么?”

冰雪常伴生。也愿她如玉洁,如雪白。

此从,‘冰洁’和‘小雪’这名将伴女一生。

手机的尴尬

拥有手机的人,恐怕对“关键时刻掉链”这句话都有过或多或少的切身体验。

那天晚上弟打传呼,便急忙拿了刚买来才半天的手机去了阳台上拨号,连拨三次才通了,只听到半句:‘我是’就没音了。又拨号,很快通了,我问他现在在哪里,他没回答我,只是不停的‘喂、喂、喂’,还问‘你说话没有?我听不见。’接着就断了。我急忙跑出去,蹲在楼下一片草地上再拨号。这次通了之后听见是我妹说话:我是英子,我在用公用电话,又没音了。我又断续拨号,这次听见我妹说:我去办公室你再给我打。几分钟后,我拨她单位总机转 299。接通后是我弟,他说:一直听不见你讲话。我说我听见了你们的每一句话。刚说到这,又是忙音了。再耐心地拨总机号请接线员接分机。一接通他头一句就是:‘怎么搞的?’我说手机效果差,老掉链。他笑着说:“就这句话我听到了”我这一想:刚才说了那么多看来那是我在独自跟自己说话了。接着他就讲自己的事,没两句又掉链了。只得再拨号,这次总机接线员不耐烦地说:“你们在搞什么鬼?”我只得诚恳地道歉说手机没电了效果差老断线。其实我心里明白,电池充满电才几个钟头。接通分机后我听到这次是我妹妹接的电话,我说‘这玩艺是个样子货,不中用。’‘她说我接了两次,就这句我听到了。还没等我再说一句,又没音了。我气从脚底往头顶串,又拨号,竟

连总机也不通了。继续拨,还不通,随即就有人来我蹲的这边转,我一边拨号,一边猜想:是否这些车中有刚买来的车没来得及安装防盗报警装置,我一直蹲在这打电话车主以为我在以打电话做掩耳其实是在对他们的车做手脚。我随即关机,回了屋里拿了钱和钥匙,骑上自行车去了很远的地方找公用电话。在用公用电话接通总机后我先道歉说刚才是手机老断线,这回用的是公用电话,请原谅并请再接229。这回是我弟接的,他说这次听得很清楚。还说他们两人自从打电话到刚才,一共只听到我讲了两句话十一个字:一句话是三个字'老掉链',另一句是'这玩艺是个样子货'。我说你们的每句话我都听到了,就连你们两个的小声嘀咕我也听见了。其实你刚才说你们两人听到的那两句话,都是半截话。这之后我们才切入正题。

回家的路上,我在想:当时准备买个手机时,我和我爱人热情极高,说现在手机也降价了,况且还能拿出去用,不象装个电话有个绳牵着,跑不远。当时我母亲听了我们的话后说:那玩艺是个样子货,一共说五句话得重拨三、四回,还不够着急呢!

看来果真如此。

排队的尴尬

那天我陪爱人去医院作产前检查，我们六点钟便起床收拾一下就往医院赶。

到了医院门口，已近八点了，见门口到处是人堆，我们径直去挂了号，上楼领单子、填单子。之后就按医生的吩咐：排队抽血、排队验尿。

我先去抽血处替她排队，她就去验尿处取了尿样盒去取尿。等取了尿样后我去尿样化验处排队，她再去抽血。化验尿样处的排队和抽血处的排队离得很近相互可见。两个队几乎一样长，不一样的是在验血处排队的人们或提包或抱小孩，而验尿处排队的人们每人手里端着一个尿盒，神情拘紧，或大多都面有难色。我们两队人相互观望着，好在抽血排的队虽长但没人插队，而我们这一队则不时有人插队，况且在窗口处总是乱轰轰一堆。

每个人都在耐心地等候。怎么这么慢呢？有人在自问。我见他排了足有一刻钟，竟连一步也没挪。几十双目光一直向窗口汇聚着。突然，一个小伙子未排队直接把尿样塞进窗口。“怎么那么混蛋？就连60多岁的老人都在排队，你就不能排队？”一中年男子在愤愤地骂。

“把他的尿样扔到厕所里去！”有人在喊。

“太不象话了！”一老同志说。

放了尿样的小伙在骂声里溜走了。

队伍又恢复了平静。

排队中我在想:在其它一些医院里,我也做过尿样和血样化验,都从未排过队,而在这里却已经排了近半个钟头。而那些医院则是把厕包后面开一个较大的窗口,在那儿放许多医用托盘,需验尿的人将尿样取后放入托盘压住化验单即可,之后去化验室外的楼道里坐在长条木椅上等候广播自己的名字再去窗口拿单子。

多么简单的事情在这里却要每一个病人长时间地排队等候!

我们都在极度地忍耐着。

验血处的队伍在较快地前移。而验尿处排的队伍却在缓缓地蠕动着。

等我爱人抽完血直到拿了单子在楼道里又等很久才轮到我排到窗口,这时我已排队近一个钟头了。

那天过后越想越觉得当时验尿排队的人可笑,可叹,同时觉提我们这些病人真是可怜:忍着病痛还得忍着高温天气下每个验尿人手里尿样盒里挥发出来的味和排队人的汗味以及其它味排队!

题外话: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说,北京那段时间的温度是近百十年来最高的,部分地区室温已高达37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峥嵘诗文选/杜荣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4 (中国诗人文库/张同吾,祁人主编)

ISBN 7—5063—1549—1

Ⅰ.峥… Ⅱ.杜… Ⅲ.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1827 号

峥嵘诗文选

作者:杜荣
责任编辑:张玉太
装帧设计:蒋宏
校对:张红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90 千 印张:5 插页:3
版次: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549—1/I·1537
定价:135.00 元(全九册)

责任编辑/张玉太



中国诗人文库 第三辑

峥嵘诗文选

装帧设计/蒋宏工作室
COVER DESIGN by JIANGHONG TEL:010-62631607

峥嵘诗文选

中国诗人文库（第三辑）





ISBN 7-5063-1549-1/I · 1537

定价：135.00元(全九册)